

政治叢書第一種

汪精衛先生演講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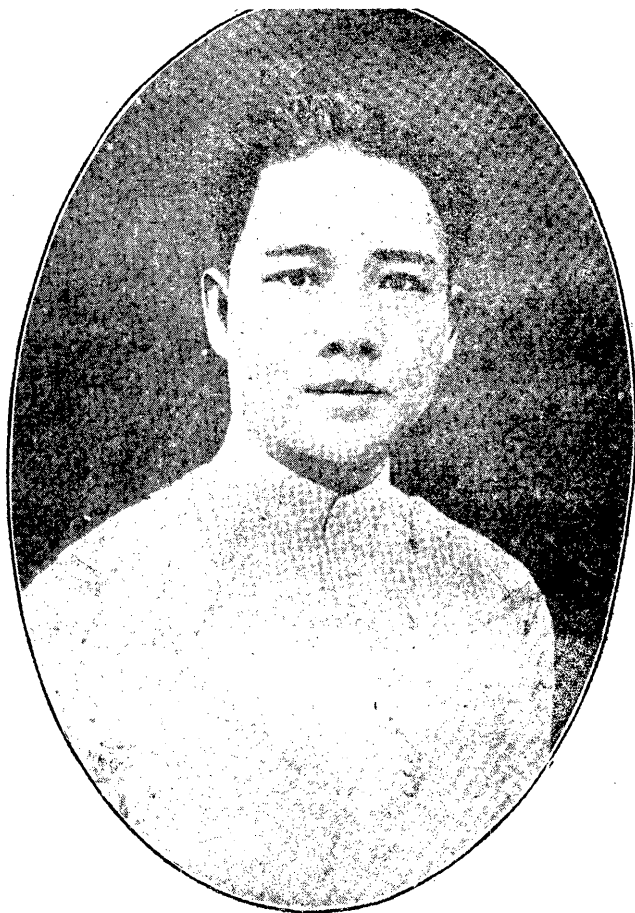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7524B



汪黨代表講演集目錄

(一) 悼廖仲愷同志勗諸同志

(二)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三) 國民革命的意義

(四) 革命分子應有之決心

(五) 在陸軍軍官學校就黨代表職演說詞

(六) 對第三期同學畢業訓詞

(七)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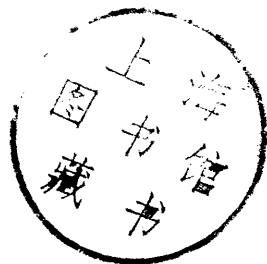
(八)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

(九)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十) 在孫文主義學會演說詞

(十一) 對梧州市民演說詞

(十二) 本校成立典禮訓話



(三) 在本校總理逝世一週年紀念大會講話

(四)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報告總理事略

(五)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演說詞

(六) 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附錄

(一)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二)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三) 什麼是反革命

(四) 左向週刊序

悼廖仲愷同志勗諸同志

(民國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

當國民革命積極進行的時候，三月十二日喪失了唯一的領袖與導師孫先生！不及半年，八月二十日又喪失了最奮鬥最努力的同志廖仲愷先生！我們一般同志恰如一家兄弟，當流離顛沛的時候，喪了慈父，又喪了最親切的兄長，這是何等的悲痛？

當這時候，我們還沒有敘述廖先生生平歷史的餘暇，我們最難過的是廖先生半途遺下的工作，交與何人承繼？他艱難百折，成立了黨軍，成立了種種農工團體，最近掃除叛亂之後，他和幾個同志，共同努力于軍事統一，他更單獨的努力于財政統一，這些工作，都已半途放下，這已是他臨死的時候所不能放心的，然而他最大的不放心，還是他夫人何香凝同志所說，「中國國民黨的前途」。

人人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所做成的，而不避勞怨，用十二分的努力來實行孫先生的決心與定見，廖先生實是第一人。他不但因此廢寢忘餐，每日做十七八點鐘的工作，更因此受一般人的怨恨與詛咒。這種怨恨與

究，不是他個人的生死關頭，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關頭，我於悼廖仲愷同志的時候，對於此點，不能不鄭重的說幾句話。

中國今日最要的是國民革命，故此我們同志現在決不會發生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祇有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問題。就現象來說，中國在列強地位，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條生路。就孫先生的遺囑來說，既谷才中國之自平等，除了反帝國主義，再沒有第二項工作。我們既然要反帝國主義，則帝國主義定然以共產兩字相加，這是三兩年來公然的事實，無可疑的。帝國主義既如此，則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當然隨聲附和，因為反帝國主義是目前所必需的，是要名一般民衆共同努力的，沒有可以非難的餘地。所以只有將其產二字，恐嚇一般資產階級民衆，使之自相抄貳，同時利用共產與及其產的口號在黨內挑撥離間，使之自相分裂；這真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最得意的陰謀毒計。這種陰謀毒計，影響於廖先生個人的生死，更影響於中國國民黨前途的生死。

我在今日，更無他說，我們同志要反帝國主義的，便向左去；要生存於不平等倍之下，使中國永無殖民地，以助成帝國主義之永恆勢力於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

用甚麼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因爲，如果要作帝國主義的走狗，不是將反共產三字便可作爲護符，如果要反抗帝國主義，祇問他是否實行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更不必問他是否共產。最可笑的，有少數同志，一面勸人反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排斥左派分子，須知道十二年來，中國國民黨因爲增加左派分子，所以反帝國主義的工作，纔能活潑有力，這最顯著的事實，無論何人，不能否認。當商團作亂時代，當東江討伐時代，當廣州附近掃除叛亂時代，當沙基慘案發生時代，左派分子，如何努力，如何奮鬥，我們不應盲目，不應喪心，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左派分子，我們以何理由反對廖先生，主張容納左派分子？如果說我們要造就一般三民主義的信徒才實行國民革命，這是應該的，但我們決不應該藉共產二字爲口實，以排斥左派分子，這是中國國民黨前途生憂取辱在諸同志。中國國民黨繼續發達，以至今日，是孫先生心力所做成的，而廖先生實是孫先生最大的臂助，八月二十日廖先生橫尸於中央黨部門首，使一般同志，明明白白得了一個廖先生爲黨而死，爲主義而死的最明瞭的印象。廖先生畢命於一瞬息間，沒有半個字的遺言，我們如果沒忘記中國今日尚在殖民地地位，世界上尚有許多痛苦無告的民衆和壓迫的民族，我們祇有向國民革命做法！

廖仲愷同志之人格與事業

(民國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黃埔中國國民黨立陸軍軍官學校廖黨代表追悼

會演說詞)

各位同志，今日爲黨代表廖仲愷先生開追悼會，校長囑附兄弟說幾句話，兄弟原想將廖先生的歷史敘述一回，但爲時間起見，祇將最重要的幾點，簡單的敘述一下。

廖先生一生爲黨盡力，他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他所以能爲一般同志的領導，由於他平日人格的修養。我們要認識廖先生的人格，我們可以看見他最顯著的兩點。一是勞動；他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小時，至多十六七小時，是人人人都知道的。他還有一樣，他無論如何忙法，到臨睡的時候，必要看書，這已成了他自然的習慣，所以他不但對於職務上精神緊張，便是他的學問智識，他能隨時代以增進，這一點是我們不可忽畧的。二是廉潔；民國以來，他屢次做財政當局，而他的操守廉潔，始終如一，身死之日，家無餘財。人人知道廖先生在東山百子路有屋一間，但深知底細的人，便可說出這一間屋是他夫人由他母家所得私蓄積聚下來的，大約廖先生，

前前後後，至多幫過幾百元或千餘元，他有這廉潔的操守所以能保持他勇往的革命精神，歷久不拔，這一點也是我們不可忽畧的。廖先生因為有勤勞和廉潔的兩種美德，所以能為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被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是廖先生平日人格的修養，至於廖先生對於職務的美德，更有兩樣，使我們容易認識，并且永遠不會忘記。一樣是對於總理和黨的決議，忠實服從。廖先生為黨盡力，已有二十多年，他平日在總理左右時間最多，我們看見總理發一議一策，廖先生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時總理採用廖先生的意思，有時總理堅執自己的意思，或採用別人的意思，廖先生對於決議，是一樣忠實的服從，忠實奉行，絕沒有因自己的意思，不蒙採用，而生出隔閡。不但對於總理如此，對於黨的決議亦如此，這樣紀律的精神，真是團體行動的唯一軌範。一樣是對於黨人的出處進退，純然以公事為主眼，不參一毫私見。舉例來說，去年春間，廖先生任廣東省長，及中國國民黨改組，廖先生擔負工作的多，覺得不能兼顧，他便辭了廣東省長，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工人部長，及軍校黨代表等職。夏間總理因省長難得其人，命廖先生復任，廖先生覺得此時非兼顧不可，便也不辭。及至秋間，商團作難，廖先生覺得不能行其

抱負，便又決然去任連財政部長財政廳長等職，一概不就，專心於中央黨務及軍校。最近政府改組，一般同志，要他担負財政當局責任，他覺得無可推諉，便担負起來。

由此可見他的出處進退，完全根據着總理和黨的決議，及自己一身如何纔有利於黨，便如何做去，他看得自己一身如黨內的一副機器，他的出處進退，於他自己個人是沒有一毫成見的，這真是爲黨服務的模範。許多的人，對於自己的出處進退，縱然看破了權位勢利之爭，然而往往忘不了意氣之爭，這一點意氣之爭，往往誤了許多大事，對於廖先生這般態度，真當愧死。廖先生對於職務因爲有這兩樣美德，所以能公爾忘私，不知有己，祇知有黨，所以能爲黨盡力，時時刻刻，領導着一般同志，猛向前進。

上頭所說，雖然極其簡畧，但是廖先生公正純潔的精神，已經可使我們認識。廖先生因爲有這樣公正純潔的精神，所以能有這樣勇往無前的氣魄，來担負這樣重大艱苦的責任。他這回的死，完全是爲肯負責任與能負責任而死。死廖先生的，不是欲置廖先生的個人于死，是置廖先生所盡力的黨於死，是置廖先生所領導的一般同志於死，所以死廖先生的，不是廖先生個人的敵人，是黨的敵人，是一般同志的敵人。

敵人爲甚麼要置廖先生於死呢？總括說來，是要妨害中國國民黨的進行，切實說來

是要妨害改組以後中國國民的進行。所以我們明明白白的說道：敵人所以要殺廖先生，是因為廖先生在中中國國民黨改組期間，担負責任最多，所以我們可明明白白的說道，廖先生是為改組中國國民黨而死，廖先生是將自己的生命，換取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

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呢？兄弟在本校擔任講授黨史，兄弟所講授給諸君的一個最重要觀念，便是時代觀念，用種種理論與事實，證明革命與時代之關係，證明革命是因於時勢之需要而發生。如今要講中國國民黨何以要改組，也要先將那時代的形勢敘述一回。

民國十二年間，中國的時勢，是曹琨吳佩孚受了英國帝國主義的暗示和暗助。推倒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傀儡，而自己來做英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種傀儡的最大任務，是掃除國內一切革命派。所以他看得廣東革命政府如同眼中釘，用大批借款，大批賣國得來的軍械，指使手下一般用慣的嘍囉，從北江方面，攻打廣東。同時指使手下一般新附的嘍囉，從東江，西江，南路，一齊攻打，要把革命政府，困在中心。外面的形勢，已是如此；革命政府的內部又怎樣呢？楊希閔和劉震寰口口聲聲說是追隨總理，

實行革命，其實是借着這名義來做盜賊的勾當。水滸傳中的晁蓋說時遷借梁山泊的目，去偷鷄食，楊希閔劉震寰等，便是襲此故智。他們這種行爲，比之陳炯明公然對于革命，實行叛逆者，還要可惡！因爲公然的叛逆，是與革命分離，他的罪惡，與革命無涉。至於假借革命的名義，來做盜賊，將革命掩護他的罪惡，幾乎使革命二字爲所污辱。他們擁護着總理，而作所爲，全然與總理相反，他們做種種殺民的事實，使人民受種種的痛苦，同時使總理受種種的痛苦。總理兩次三番，對諸君所說的話，諸君應該記得，總理的不治之症，是他們所激成，總理是活活被他們氣死，如今想起，還要怒髮衝冠。諸君想想，在那時候，一切的革命行動，都看不見了，除了總理歷史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巍然存在，其他一切，都已黯然無色。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已到了存亡繼續的關頭。在那時候，中國國民黨起死回生的方法，只有兩樣，一是團結真正革命黨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黨員；二是要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軍隊。要實施這兩種方法，實非容易。第一要將革命的意義，明顯指出。第二要將革命的敵人，明顯指出。因爲這樣，誰是真正革命？誰是反革命？誰是假革命？方纔分別得清楚。這便是中國國民黨所以要改組的真正意義。

中國國民黨的改組，總理在那時候，已有決心。在那時候，用十二分的努力，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即現時所謂黨軍，以爲總理的臂助的是蔣校長。用十二分的努力，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將改組全黨的計畫，完全達到，以爲總理的臂助，同時對於黨軍，爲蔣校長的臂助的，是廖先生。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情形是怎麼樣呢？只看未改組以前，全黨奄奄不振，改組以後，至於今日，不過年餘，革命的意義，在一般民衆中，已有普遍的宣傳，及明瞭的認識。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傀儡——大小軍閥——已成爲千夫所指，無所掩蔽，無所逃避的了。一般民衆，尤其是農工民衆，都齊心一意的傾向本黨，加入國民革命的工作。本黨的進步，已爲世界所注目，不只在中國以內，無與抗衡，同時武裝的黨員，爲掃除革命的一切障礙，先將盤踞東江的餘孽，完全擊破，繼將負隅省城的強寇，完全撲滅。這些都是數年以來窮凶極惡莫敢誰何的，自改組以後，纔能將他肅清。如此說來，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的的確確是有進步，沒退步，無論何人，不能否認。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既然是有進步，那麼，在改組期間工作最多擔負責任最重的

廖先生，當然爲一般同志所推重，能領導一般同志猛向前進。只是同志越發推重，則敵人越發的仇視。上頭說過，改組的動機，是要團結真正革命的黨員，來掃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要練成真正革命的軍隊，來掃除一切反革命的黨員和軍隊。由此可知真正革命的黨員和軍隊，既愛廖先生如手足，則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必然恨廖先生如仇讐。於是他們自然而然的奔集於國民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之下，自獻其身，作爲傀儡，以與國民革命爲敵，以與領導國民革命的廖先生爲敵。廖先生之死，間接死於帝國主義之手，直接死於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黨員和軍隊之手。

這一班反革命假革命的醜類，受了帝國主義的嗾使，謀死廖先生，他不說廖先生的存在，和他反革命假革命的生活，有所不利；他不說廖先生以嚴格訓練黨員和軍隊的結果，一般反革命的，日益窮蹙，一般假革命的，亦被揭去面具，現出原形，無處躲閃，因而恨廖先生入骨。他卻異想天開的，憑空做出反共產的口號。這種口號，正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上海香港一帶所極力宣傳的。他既然自獻其身，作爲帝國主義的傀儡，當然有做應聲蟲的義務了。這還不足爲意，最無聊的，是一般無所容心的社會，他平日也不知什麼是反共產，什麼是共產，也不知這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改組，更不知道改

組以後真正革命黨反革命黨假革命黨當然要化分起來。不但反革命黨假革命黨，要排擠真正革命黨，以維持他們虱處禪中的地位。但是真正革命黨，也要清除反革命黨假革命黨，使此後的進行，能一致而活潑。這種化分，是改組以後必然的現象。他因為莫名其故，所以看見改組以後的化分，認為一種不幸的分裂。聽見共產反共產的口號，便恍然的道，「哦，是因為共產反共產，鬧出來的」。這種聲浪，是助成帝國主義及反革命假革命聲勢，中了他們的反間計，迷惑一般羣衆加入國民革命的趨向，遲緩了國民革命的進程。這還不甚緊要，最痛心的，是黨內一般青年，意向是純潔的，氣魄是勇敢的，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却被共產反共產的日號，將國民革命一箇意念，橫分爲二，這真叫做沒來由了。更痛心的，是黨內辛苦培植的軍隊，國民革命的工作正要他們去擔當，國民革命前途之一切障礙，正要他們去掃除，軍隊的意念是要單純而堅摯的，國民革命是軍隊唯一的意念，真所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却也被共產反共產的口號，生生的要他分裂起來。這是何等的庸人自擾呢！黨外的人，中了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反間計，還有可說，甚至黨內的純潔勇敢的同志他陷於反間計而不自知：

所以廖先生在世之時和兄弟等幾個人說起來，總是搖頭太息說「腐敗的已腐

敗了，幼稚的如此幼稚，如何是好！廖先生被刺之際，當場捉獲兇手陳順，問他的供詞，他說：「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又說：「打他廖先生之後，又可分得萬多銀子」。哼！這個因為謀財而害命的兇手，他懂得什麼叫做共產？他懂得共產二字如何寫法？懂得共產二字如何解釋？他全然說出「廖先生是共產所以要打死他」的話，來掩飾他「打死廖先生之後可以分得萬多銀子」的罪惡。兄弟所以敢確實明白對諸君說道：廖先生之死，是死於帝國主義一般反革命假革命黨黨員和軍隊之手，他們是將反共產的口號，來掩飾他們無窮的罪惡，同時還誘致別人陷入於無窮的罪惡。

當八月二十一日廖先生的遺體將入棺材裏的時候，他的夫人何香凝同志撫尸哭道：「我知道你沒有什麼掛心，最掛心的，是中國國民黨！」這一句話，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一定在這裡含淚點頭。我們一班後死的人，眼看着廖先生慘死的遺骸，耳聽着廖夫人悲痛的絮語，分明看見廖先生生前辛苦工作之後，搖頭太息的神氣。各位同志，你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想想，你們有使廖先生掛心沒有呢？

俄國同志鮑羅庭先生有一日有一篇極沉痛摯真的演說。他先說七八年間俄國同志，處於四面包圍，竭力奮鬥的時候，曾得過孫先生精神上道德上的援助，使俄國同志看

得見東方的光明，引起了同志間互相援助的感情，所以纔有十一年間俄國代表越飛與孫先生在上海會見的事，所以纔有十二年間他自己到廣東與孫先生會見的事。孫先生與俄國同志的結合，千言萬語，千條萬理，而簡括說來，不外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因為中國今日，除了這樣，沒有第二條生路。至於俄國同志，何以對於中國國民革命如此關心的呢？因為中國國民革命，所以對抗的是帝國主義，俄國革命所要撲滅的，也是帝國主義，目的相同，當然互相援助。我們同志，在今日裏，只要專心致志，做國民革命黨工作，不必分心其他問題。因為我們同志，最多祇有數十年的生命，在這幾十年裏，完成國民革命工作，推倒帝國主義，我們同志，早已安穩穩穩的，睡在地下了，甚麼共產呢，不共產呢，自有我們的子孫，去解決他，用不着我們此輩爲他操心。

鮑先生這一篇演說，何等沉痛，何等真摯。這是明瞭革命的時代觀念，明瞭革命黨人在那時代，應該做什麼工作，纔能如此明白坦率的爲我們指點出來。

我們想想，我們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呢？如其是的，如其是要三民主義實現的，則以國民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實爲目前唯一的工作。「國民革命」四個字，在孫先生遺囑裏，劈頭第一句，便說出來，跟着解釋道，「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這不止給我

們以標語，并給我們以標語的定義了。

就民族主義才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

民族，將不能自主，以津歸海淘汰。

就民主主義才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中國

於殖民地之地位，還有什麼主權可言。

就民生主義才說，如果不行國民革命，則國家

財政，國計經濟，皆受帝國主義之操縱，一切民生政策，從何說起？所以我們要實現三

民主主義，必先要實行國民革命，推倒帝國主義，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尤其是我們

目前唯一切意念。一個革命黨人，關於革命黨理想，是無窮盡，無止境的，而關於

想之實現，則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落後固不可，躐等亦不可，所以我們今日，除了國

民革命之外，不必有第二個意念，亦不容有第二個意念，那些利用共產反共產的口號，

來紛擾我們的意念的，正是帝國主義及一般反革命假革命的陰謀毒計。各位同志，你

們是廖先生親愛的學生，親愛的同志，你們如果想對於廖先生的掛心，與以安慰，在今

日的追悼會裡，在廖先生遺像的面前，揭破了這些陰謀和毒計，我們祇有一個意念，只

有一個國民革命黨意念，向着國民革命的一條大路，猛力前進：

各位同志，一黨裡頭，領導的人物，是由歷史做成的，少一個是一個。民國五年

，死了一個陳英士先生，九年死了一個朱執信先生，十一年死了一個鄧仲元先生，這些

損失，在本黨裡，是無可補償的。在那時候，諸先生死，總理仍在，一般同志，仍不失中心的提挈。如今死了一個廖先生，却在總理逝世未久之後，此其關係，比較以上諸先生的死，尤爲重大。我們不幸，當着這個時候，我們不但有無窮的傷心，我們尤其要有無窮的勇氣！

國民革命，已經開始進行了，這道行是不會中輟的，無論不如何的障礙，如任何打擊，祇能加以頓挫，決不能令其停止。帝國主義的末路，已在我們的眼前，一切反革命的假革命的，自從真正革命的團結起來以後，已無復有石之筋其。我們相信國民革命是必會成功的，至於我們的人能及身見其成功與否，簡直不成問題，我們只有堅固我們的信念，充實我們的勇氣，猛向前進。

各位同志，今日在此追悼廖先生，各位同志，將對於國民革命的一個堅決的意念和勇猛實行的志氣，迸發出來，各位同志的精神，與廖先生的精神，融合爲一，廖先生肉體雖死，精神不死，兄弟敢大聲的道：「廖先生並沒有死！廖先生並沒有死！」

國民革命的意義

(民國十四年九月六日在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畢業典禮演說辭)

本校自從蔣校長廖黨代表奉總理命創立以來，爲時不過年餘，第一期的畢業學生，已經隨着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黨軍，於今年東江之戰，廣州附近之戰，掃除反革命的勢力，最近又在廣州市鎮壓反革命派，解除反革命軍隊的武裝，成績燦然。第二期的學生，在未畢業的時候，已經參加上述各項工作，於今已告畢業，此後研究時代，告一段落，擔負責任時代，於焉開始，且日漸加重，必能繼續上述各項工作，而使之擴大。兄弟對於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的前途，實在馨香以祝！

目前應該繼續的工作，第一是統一廣東。黨軍的目的，在全國而不在一省，但依工作的次序，非先將廣東統一，決不能着手於統一全國。證之民國十一年六月，北伐軍深入江西，連戰皆捷，而反革命派在廣州蠢動，爲北伐軍後顧之憂，以致功敗垂成，可見廣東若不統一，是不能輕易進取的。以黨軍前此的成績而論，深信統一廣東的事業，必能由黨軍做成，而第二期畢業學生諸君，參加此項事業，也必能和第一期畢業學

生諸君一樣的勝任愉快，此可爲諸君預賀的。

剛纔我們同在一起，恭聽總理的遺囑，遺囑的頭一句話，是國民革命。現在軍事委員會制定各軍統一的名稱，也是國民革命。兄弟想今日說些泛常的話，不如將國民革命四字，提出來討論一下，作爲贈言，較爲有益。

國民革命，是整個的名詞，他的定義，總理在遺囑中，已解釋明白了。所謂國民革命，是求國家之自由平等，所謂中國國民革命，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何以不自由不平等呢？因爲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誰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加于中國呢？是帝國主義。所以國民革命的唯一目標，便是帝國主義，明明白白，無有疑義。帝國主義不倒，中國的平等自由，無從恢復，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建設，都無從說起。所以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實在是卑無高論，凡是有覺悟的國民，都能做到的。然而以前國民革命的時候，往往於一二重要條件，有所忽畧，以致留爲後日的大患。例如十八世紀時候，歐洲各國，紛起革命，而其結果，將革命所得的幸福，歸於少數資產階級之手，甚至取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樣的國民革命，不止於世界有損，卽於自己的國家，也未

見有益。試看歐洲各國，最近社會革命的現象，及歐洲大戰時代的殺戮破壞，便可以明白。所以今日的國民革命，應該應於現在時代的趨勢，有一種特色，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為根據的。因為有三民主義為根據，所以國民革命的責任，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擔負，而國民革命所得的利益，也要各階級的民衆共同享受，這是第一特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打倒帝國主義，這個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敵人。所以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就部份來說，是中國的，就是全體來說，是世界的。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是求中國的自由平等，同時是求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自由平等，這是第二特色。有此二特色，所以本黨所倡導的國民革命，是應於現在時代的趨勢，和以前所謂國民革命不同。

以上二特色，凡讀過總理三民主義的，都可以領略得到，而總理在遺囑上，更有簡單明瞭的說明。所謂「喚起民衆」，便是第一特色的存在。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便是第二特色的存在。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達到此目的的方法，在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什麼叫做喚起民衆呢？民衆的最大部分，是農民工人，在未喚起的時候，農民工

人，絕不知道國民革命之必要，及至喚起以後，則農民工人必成爲國民革命的最大勢力

。因爲農民工人的本身利益，與帝國主義是絕對衝突的，絕對不能妥協的。帝國主

義之要殖民地，其最大目的，無非掠奪農民血汗得來的農產物以爲原料，掠奪工人血汗

得來的製造品，以爲商品，所以有了農民工人的利益，便沒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至於

商人，普通看來，似乎與農民工人利益相反。其實在殖民地次殖民地的商人，除買辦

階級外，其本身利益，也和農民工人一樣，與帝國主義，絕對衝突，絕對不能妥協。

因爲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是全國人民所同受，非商人獨能解除，而且商人所受不平等條

約束縛的痛苦，較一般人民，更爲深切。帝國主義資本的壓迫，如金融操縱等等，政治

勢力的壓迫，如關稅協定等等，都是使商人永無獨立發展的希望，故商人於喚起以後，

必能和農民工人一樣，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知識階級，他們所受經濟的壓迫，沒

有農民工人商人這樣痛切，那就全仗他良心的壓迫了。國民革命時代，最要緊的，是

集合全民衆的勢力，向着一個目的而進行，決不可使之分散。這個本是自然的，因爲

他們所處的地位相同，所以他們的需要也相同，不過不經喚起，便不能集合，所以喚起

民衆，共同奮鬥，是國民革命的最要方法。俄國大革命的當初，托爾茲基一派，專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運動，列寧則不然，他知道若不注意農民運動，則農民必與工人階級分離，使革命的勢力，爲之薄弱，所以他注意農民運動，引他們參加革命，遂做成俄國大革命絕對大多數的勢力，使革命的基礎堅固不可動搖，這樣的革命辦法，是我們所當取法的。以上理論，可歸著爲三點：（一）革命本是爲民衆的；（二）喚起民衆爲民衆自己利益而革命；（三）革命得到民衆的利益。

什麼叫做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只有兩種：（一）是私我們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近如安南高麗，遠如印度，他們求自由平等的需要迫切，和我們相同，他們的敵人，也和我們相同。所以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工作，我們和他們聯合，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二）是從前也和我們一樣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現在已能用國民的勢力打倒帝國主義的。例如蘇俄，他已使本國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更進一步，要使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都脫離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如列寧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被壓迫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二萬萬五千萬人。革命的目的，是爲求人類大多數的利益，故此革命的義

務，是要爲人類大多數的利益而奮鬥。於這一個目的之下，聯合起來，同盡義務，是自然的，同時也是必要的。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是十五萬萬，中國人數四萬萬，在全世界人數中，占了四分之一，中國的國民革命成功，是使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得到平等自由，更進一步使全世界人類都得到平等自由。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正是普遍的人道主義。

總理的遺囑，如日中天，應該讓人人去體認，不應該由一個人去解釋。兄弟如今將自己一個人的體認，敘述出來，與諸君的體認，互相印證，可以曉得國民革命的意義，如此緊要，如此偉大，總理所付托於我們的責任，如此重大。我們得了總理的指示的一條光明的大路，使我們生出無窮的興會。我們想着我們所負的責任，使我們生出無窮的勇氣。

諸君啊，諸君於今開始負着這責任了，向着那一條光明的大路開始前進了，世界終是光明的，中國的國民革命，終是成功的，只看我們的努力。

一個人的理想，是無窮的，而生命是有限的，兄弟前天在廖黨代表追悼大會曾經稱述陳英士先生以至廖仲凱先生爲黨犧牲的事實，以陳英士先生之精明強幹，只看到帝制

洪憲摧敗，便一瞑不視。以廖仲凱先生的至誠無息，只做到楊劉掃滅，便一瞑不視。

兩位先生的思想，至少也周於全世界，而其生命只限於一部分事業的成就。我們此後的生命，最多不過幾十年，少者幾年，最少者幾月，皆未可定。只要在世的時候，爲國民革命，盡心盡力，做過一些工作，那末，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正如孔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亦不枉爲人一世了。諸君啊，在諸君今日畢業的時候，兄弟敢以至誠爲諸君祝：

繼續總理遺志！

繼續廖黨代表工作！

打倒帝國主義！

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中國自由平等萬歲！

世界上一切民族自由平等萬歲

革命的分應有之決心

民國十四年（九月九日黨軍在北較場開廖黨代表追悼會演辭）

廖黨代表死了！

廖黨代表爲什麼死的？ 誰置廖黨代表於死的？

這兩句話，中國人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的同志更不能不問，中國國民黨黨軍的同志，尤其不能不問。

廖黨代表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他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他這回的死，是爲國民革命而死，置他于死的，是他的敵人帝國主義。

試看廖黨代表死後所有帝國主義報紙論調，及兒子的供詞，可以明白。

只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不是外國人，偏偏是中國人，我們拿着兇手陳順，他的供詞說：「廖仲愷是共產，所以打死他」，又說「香港叫我打死他，打死他之後，我可以分得萬多銀子」。哼！隨便製造一個口號，拿大把的金錢，便可以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好利害的帝國主義的手段！

各位同志，帝國主義不但是殺廖黨代表用這一種手段，便是殺盡中國人，殺盡中國，也是用這一種手段。民國二年間，五國銀行團借二萬萬五千萬給袁世凱，便將革命黨殺的殺，趕的趕，不能容留在中國以內。民國六年間日本借三萬萬給段祺瑞，便將西南各處，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民國九年以後，英美借幾萬萬給曹錕吳佩孚，便告奮勇，要殺盡中國革命派，川湘各處，次第受其塗毒，而廣東革命政府，更爲其唯一仇殺之目標。以上種種！都是十四年來的事實。各位同志，有從各省來的，有在廣東生長的，不只眼見，而且身受，不用多說。帝國主義利用中國人殺中國人，利用中國人殺救中國的中國人，這種手段，已成了習慣。從前的許多中國人，是這樣死法，許多救中國的中國人，是這樣死法，如今廖黨代表，便是這樣死法，將來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救中國人的中國人，也是這樣死法，等到救中國的中國人殺盡了，中國也就殺盡了。

帝國主義不用說，他本是國民革命的敵人。最無聊的，是一般中國人，却甘心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替國民革命的敵人來出死力，陳順不過是走狗中之走狗，這一般走狗，中國隨處都有，我們如果要拿兇手，這一般走狗，沒有一個不是兇手。

中國人殺中國人，中國人殺救中國人的中國人，已經是在情理之外了，然而這一回的案情，還不止此，是以中國國民黨人殺中國國民黨人。兇手是陳順，陳順是朱卓文所指使的，林樹巍胡毅生趙士觀等是與朱卓文同謀的，他們不都是中國國民黨人麼？實行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中國國民黨人的責任，而他們却去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破壞國民革命，至於謀殺黨裏頭最重要的同志，豈不更是在情理之外？這種原因，無論黨內黨外的人，都不明白，甚至於咨嗟太息，以爲「同志間互相殘殺」。我們對於此點，以爲有將原因解釋明白之必要。

凡是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其中必含着許多複雜不純的不分子，這是自然的事。

中國國民黨在未改組以前，其中分子，可分爲各派，有革命派，有反革命派，有假革命派；改組以後，仍無如此。只是在未改組以前，因鬆弛散漫的結果，各派繁然雜處，真所謂各不相謀，結合的力不大，排擠的力量也就不大。改組後以，一個鬆弛散漫的團體，驟然緊張嚴整起來，團體既由散而整，其中分子，自然有由雜而純的趨勢，於是革命的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也不期然而然的聚在一起。不是革命的團結起來，肅清反革命假革命各派，便是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聯合。

起來，排斥革命派。這種化分，不但是改組以後所不能免的事，并且正是改組之本來的目的。如果一個黨，讓種種分子，糅雜在內，那就只有分子的行動，沒有黨的行動，又何貴乎有黨。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正是要將革命的分分子，團結起來，將所有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分子，驅逐出去。那麼，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分子，爲保持他作惡的勢力，自然與革命的分分子爲敵。我們無論是當局的或是旁觀的，對此現象，總應該分別個是非，不應該咨嗟太息，說一句「同志間互相殘殺」，便作爲了事。

以上所說，不只是黨裏如此，黨所屬的軍隊，也是如此。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以前，屬於黨的軍隊，也有種種派別：有公然背叛的，如陳炯明等是，這便是所謂反革命；有假借黨的名義來做盜賊的，如楊希閔劉震寰等是，這便是所謂假革命。至於不革命的呢，一時也說不了許多，總之不肯犧牲個人私利的，皆屬於此派。在革命旗幟之下，有這種種派別的軍隊，於革命不但無利，而且有害。民國十二年間，廣東一切痛苦不堪的現狀，都原因於此，所以創立黨軍，與黨的改組，在那時候，同有一樣的必要。本黨改組的結果，如馮自由等，便驅逐去了；創立黨軍的結果，陳炯明等，最先掃除，楊希閔劉震寰等，跟着消滅；這便是革命的黨員革命的軍隊團結起來所發生的効力。

。在這時候，反革命的，與革命的，勢不兩立，固不用說；而假革命的，恐怕揭去面具，現出原形，失了向來的憑藉，其敵視革命的，較反革命的爲尤甚。至於不革命的，因爲要保持他在黨中的安逸和利便，自然和反革命的做一處，以做他們排斥革命派的勾當。廖黨代表之死，便是死於這一般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黨員與軍隊之手。

各位同志，你們是不是革命的黨員？是不是革命的武裝黨員？是不是和廖黨代表站在一條戰線上？如其是的，廖黨代表已經做了一個先登陷陣的犧牲者了，我們的戰線，已被敵人搖動了，我們如果不堅持著，不拚力向前，我們的戰線，一定爲敵人所衝破，那麼，不但沒有了我們，而且沒有了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按住了傷心，提起了勇氣，將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肅清了去！他們是殺廖黨代表的兇手，是殺中國國民黨的兇手，是殺中國的兇手，我們要用嚴厲的手段，將他們掃蕩乾淨！

咄！各位同志！各位革命的同志！我們對於敵人仁慈，便是對於同志殘忍。

各位同志猛省！各位革命的同志猛省！

革命的份子，團結起來，不只要存在，而且要擴充，對於一切敵人，應該無容忍無

姑息的，使之消滅，正如古人所謂君子道張，小人道消，欲救中國國民黨，只有此法，欲救中國，只有此法。

我們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外，還應該有一口號，肅清黨內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份子！

在陸軍軍官學校就黨代表職演說辭

(民國十四年十月二日)

校長，各位同志，兄弟今日就黨代表職，有幾句話，想對各位同志說。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托兄弟以黨代表的重責，兄弟初時本不敢擔任，因為本校是蔣校長廖黨代表秉承 總理的訓令，苦心孤詣，慘澹經營，以有今日，如今廖黨代表中道死去，兄弟自願才力遠不如廖黨代表，恐怕不能和廖黨代表一樣担负重責。而且自從七月以來，國民政府成立，兄弟以中央執行委員資格，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日夕無暇，實在不能專心致意，擔任黨代表的職務，從前廖黨代表已深以兼職為苦，何況兄弟更不能不有所顧慮了。記得從前讀過了一首詩，題目是『哲學家的驢子』，叙說

一個驢子，馱着一輛車子，車子上滿載着什物，那驢子一步一步的，只顧向前走，沿途給人在車子上增加什物，他也毫不顧慮，做出一種哲學家的態度，似乎無所不可的。及到後來，載也重了，力也竭了，驢子也倒了，車子也翻了，車子上的什物，都拋落在地上了。這一首詩，對於一沒不度德不量力的人，真是晨鐘暮鼓，兄弟所以不能不有所顧慮。

只是仔細一想，四萬萬人裏頭，纔有百餘萬的黨人，這百餘萬黨人，要替四萬萬人担当責任，那一個不應該像驢子一樣？所以不度德，不量力，擔當過分的責任，不盡是驢子的罪過，只有一面儘管擔當着，一面希望有別的驢子，來分些擔當，庶幾不至於翻了車子。革命黨人，一面強迫自己，一面喚起同志，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兄弟想了幾回，終於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托了。

兄弟本是本校的講師，和各位同志見面的時候很多，有許多話留着隨時可說，如今所要說的，是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同志間，應該互相討論。互相解析，兄弟今日以此為演說的題目，比較泛泛的說幾句就職的套話，似乎好些。

目前社會間所認為疑難的問題很多，如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主軍與客軍的問題，

親俄的問題，在平時本已甚囂塵上，自從八月二十日廖黨代表死事以後，這些問題，尤其成了焦點。即如兄弟和蔣校長，在特別委員會裏，對於時局的處置，也不免惹起社會間的疑問。關於共產與反共產的問題，兄弟八月三十一日在本校廖黨代表追悼會裏，九月六日在本校第二期學生畢業會裏，已經說過，如今不再說了，如今所要說的，是以下的兩個問題。

主軍和客軍，這一類名詞，在廣東是相傳已久，自從八月二十五日，解散了駐省和駐在江門等處的反革命軍隊，九月二十日又解散了駐在東莞增城寶安的反革命軍隊，那些被解散的反革命軍隊，恰恰都是粵軍，而執行解散的任務的，恰恰都是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於是一般造謠的人，紛紛的說道：『這是客軍排斥主軍了！』而各省同志集合而成的黨軍裏，居然也有些自己思疑自己道：『我們客軍不應該犯此嫌疑』，兄弟如今要問的，什麼叫做客軍？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在中華民國的領域裏，我們明明是主人，如何說是客？我們既不是客，又從那裏跑出主人來？所以客軍和主軍的名詞，實在不通。廣東所以有客軍的名詞，是因為民國二年以來，廣東受了龍濟光所統率的滇軍的蹂躪，跟著又受了陸榮廷所統率的桂軍的蹂躪，使廣東人民，容易養成一種厭恨外省

軍隊的心理；而民國六年以後，革命黨人裏頭，如陳炯明等，不知道本着革命精神，來打倒反革命的勢力，都想利用一般人民厭恨外省軍隊的心理，使自己的企圖容易成功，所以九年自漳州回師的時候，便高揚着排斥客軍的口號。果然莫榮新等便在這口號之下被他打倒了，陳炯明等既以排斥客軍自命，當然便以主軍自命。他們以為莫榮新等在廣東並沒有別的罪惡，其罪惡只在一客字，我們既然是主，便一切罪惡，都無所謂罪惡了，所以驅除莫榮新等之後，自己便不知不覺的成功了驕兵悍將。十年進兵廣西，更充分發揮他們驕兵悍將的罪惡，於是十一年六月以後，所謂主軍，為暴於廣東，更什百倍於所謂客軍了。他們的思想，真是奇怪，外省軍隊蹂躪廣東，固然是罪惡，難道廣東軍隊蹂躪廣東不便是罪惡？他們自知在道理上也說不過去，無如在事實上，他們已成了驕兵悍將，回不轉頭，除了蹂躪廣東，再沒有可以施逞他們的獸慾。恰恰在那時候，大軍閥把持中央，藉着統一名目，來擴充地盤，小軍閥割據地方，藉着聯省自治的名目，來保守地盤，他們聽了聯省自治四個字，自然聲入心通的，比着漢高帝要叔孫通制朝儀還要高興了。所以陳炯明等的事業，以排斥客軍始，以聯省自治終，這都是由於他們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他們如不忘記自己是革命黨人，便只有革命軍隊打倒。

反。革。命。軍。隊，管他什麼主軍客軍呢，陳炯明等既如此，魏邦平等更不用說。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革命，他們的思想。只知道在家鄉發財，做大官，做大地主，此外更無思想。他們以為本省的官祇許本省人做，不許別省人做，本省的地皮祇許本省人割，不許別省人割。所以九年驅逐莫榮新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年援桂之役，他們只知道是排斥客軍；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之役，陳炯明是何等罪惡，他們都說道：「孫陳都是廣東人，我們守中立罷！」十二年春間，楊希閔劉震寰假藉驅逐陳炯明的名義，進兵廣東，他們於驅逐陳炯明的時候，袖手旁觀，而於陳炯明被驅逐之後，都掛起排斥客軍的招牌，以致被楊希閔劉震寰打倒。十四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他們仍然說道：「陳炯明是廣東人，我們不必幫手去打」，及至六月間，廣州近郊之戰，他們說道：「這是排斥客軍啊，我們要加入」。他們每於外省軍隊駐在廣東擁有勢力之時，便蹙着眉頭說道：「亡省」。哼，他們不怕亡國不怕滅種，卻怕亡省！他們的是非善惡都以省與非省為斷，所以救國兩個字，是打不動他們的良心，喚不起他們的勇氣的。深刻的說起來，他們所謂省是供給他們做大官做大地主之省，正所謂省其所省，非吾所謂省，所以他們其始不過是不革命，其終必至於反革命，與陳炯明等的假革命，罪惡維均，所

不同的，陳炯明等還扭扭捏捏的說「聯省自治」，他們却老老實實的說「服從中央」便了。

以上陳炯明魏邦平兩種人，都是在廣東倡主軍客軍的原動力，他們的來源去脈，不過如此，所謂主軍客軍的問題，何值得我們一顧呢？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只知道有所謂革命反革命，不知道有所謂主軍客軍。我們只知道革命團結起來，將反革命的打倒下去，不知這什麼是主什麼是客。二三月間，我們在東江所打倒的，是陳炯明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主軍，我們卻只知道這是反革命的軍隊，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六月間我們在廣州近郊所打倒的，是楊希閔劉震寰的軍隊，這是他們所謂客軍，我們却只知道這是反革命軍隊，所以要打倒他。然則我們八月二十五日在省城和江門等處所解散的，九月二十日在東莞增城寶安所解散的，只知道他是反革命的軍隊便了，管他是客軍抑是主軍呢。兄弟記得十三年秋間，先總理在大本營裏，曾召集一次軍事會議，在座的多是滇桂軍官，先總理就座以後，默然無言的約十分鐘，方纔說道：「你們於十二年春間，替我出力，趕走陳炯明，我是極感激你們。當時我因為在廣東沒有一些權力，所以並不想回來，你們卻派人到上海，請我回來，說要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所以我便回廣東來了。誰知你們卻是戴着我的帽子，來糟蹋我的家鄉

，這不要緊，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準備犧牲的，我可勸父老兄弟，都準備犧牲，果然有益於國，將家鄉做犧牲，有什麼要緊？誰知你們卻不是爲國的，我覺得對家鄉不住，尤其對國不住，我決意離開你們」。這是何等血誠，何等慘痛！兄弟和先總理患難相從，二十餘年，聽見先總理痛心疾首的這一番話，一生一世，再不能忘的。兄弟也是一個廣東人，站在家鄉裏，兄弟覺得現在各省同志集於廣東，要將廣東作爲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是不革命的，便喝一口水也對廣東人不住，如果我們是革命的，我們所騎着的車子，廣東人也要分些，不能讓我們獨做驢子。我們現在廣東是如此想，將來出師北伐，經過各省也是如此想，什麼主軍客軍的話，在我們革命軍裏，沒有這一回事。

至於所謂親俄的問題，在香港上海天津一班帝國主義的報紙中，肆意詆譏，自不必說，國內一班帝國主義的走狗，跟着狂吠，更不必睬他。最可怪的，一班袖手旁觀的不革命派，也在那裏信口開河的道：「他們何苦去親俄呢？」便連革命黨裏頭，也有些思疑不定的道，「我們何必要親俄呢？」我們對於這些話頭，只能給他一句斷語道：「忘了國民革命的使命」。須知道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中國現在何以不得自由平等？因爲受不平等條約之束縛。誰將此束縛加於中國？是帝國主義。所

以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之最大敵人，所謂軍閥，不過是一些帝國主義之走狗，決不能與帝國主義，相提并論。我們既認帝國主義爲我們最大敵人，我們便不可不考究帝國主義之來源，及其現在之勢力。我們試將十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世界的歷史，揭開一看，便知道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之敵人，真是世界之敵人。無論將漸滅的紅種，已奴隸的黑種，正在被蹂躪中的棕種，以至印度緬甸安南朝鮮一切黃種，如果覺悟到自己所處黑暗慘淡的地位，是帝國主義所賜，斷沒有不咬牙切齒，認帝國主義爲最大之敵人的。我們對於這些共同目標的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如今世界，固然是白種人橫行霸道的世界，但白種裏頭，以帝國主義橫行霸道的，其實只不過極少數人，如貴族大地主大資本家等等；其最大多數的，都是窮苦無告的人民。他們在種族關係上，似乎和紅黑棕黃諸種人感覺不同，而在階級關係上他們所受的壓迫，正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無異。帝國主義一面對於殖民地肆行經濟侵略，一面卽以其侵略所得，爲鈐制國內被壓迫階級的資料，所以世界被壓迫民族，和歐洲被壓迫階級，相互間已因共同利害，誘起共同行動。他們共同承認帝國主義爲他們共同的敵人，建立了一個共同目標，一致努力打破了種族的界限，成立了世界革命的最大基礎。我們對

於他們打破帝國主義的運動和工作，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俄國在大革命以前，也

是白種人所建立的國家裏頭，一個極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大革命以後，自己拋棄了從來

固有的帝國主義，却被各個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將他封鎖，要他生生的凍死餓死。

他好容易從重重封鎖中，掙脫出來，自己得了自由，同時也想世界上一切都得了自由，所以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便定下了民族解放的政策，對於歐洲被壓迫階級便定下了階級覺悟的政策，這真是帝國主義的死對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急先鋒。他的志願

，由他的領袖列寧明明白白的說了出來，世界上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

，向二萬五千萬的壓迫人民，要求解放。我們對於這樣以世界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的先進

，應該不應該聯合戰線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從前說瓜分，如今說共管，都是取一

致的步驟的，動不動的便英法聯軍，便八國聯軍，動不動的便三國銀行團，四國銀行團

，六國銀行團，五國銀行團，他們帝國主義者間，互相聯合，惟恐不力，看見我們和別

人聯合，便大嚷起來，好像我們犯了大不韙似的。哼，說一句粗魯話，這不和無恥的

富人，自己娶了十幾個小老婆，恐怕那些小老婆去偷漢子是一樣的用意麼。唉！可憐

的同胞啊，沒有勇氣，卻偏要多疑，他喃喃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俄國何故幫

助我們呢，只怕不懷好意罷」。他雖然不相信理論，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比如民國六七年間，日本說幫助段祺瑞參戰借款和供給軍械，卻一手的將中國無數利權，攞了過去。我們根據這些事實，便可以說日本的幫助，是不懷好意。如今俄國的幫助我們是怎樣呢，他起先和中國成立了中俄協定，將從前帝國時代，對於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特權，一概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重主權之條約。他隨後認定了中國裏頭那些人是要做國民革命的，便用他的心力，去幫助那些人，他沒有一些別的要求，他沒有一些別的企圖，也沒有沾過一些便宜。他沒有拿過一些利益，他只爲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他的敵人，他只求以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促進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雖然不相信理論，難道事實是憑空可以捏造的，是憑空可以抹殺的麼？唉！可憐的同胞啊，沒有強固的精神，却偏會有虛驕之氣！他又吶吶的道，「我們革命，要憑自力，不要求人幫助」。須知道在這世界大戰中，帝國主義在一起，反帝國主義自然也在一起，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互相幫助，算不了什麼稀奇，便是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也是尋常的事。爲什麼八國聯軍要舉瓦得西做統帥呢？其他七國，難道便算是放棄主權了麼？爲什麼協商國要舉福煦做聯軍總司令呢？別的國家，且不用說，英國

有兵四百萬，美國有兵也不下三百餘萬，何以要受福煦的節制調遣呢？好利害的帝國主義者啊，聯合戰線的時候，不但求人幫助，並且受人統率，聽人指揮，以求最後的成功，怪不得叔向說「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了。我們如今得俄國同志道義上的幫助，我們便要忸忸怩怩的，怕人問及，喂。同胞啊，你上了帝國主義者老當了！須知道在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我們始終要和世界被壓迫民族在一起，和歐洲被壓迫階級在一起，和世界革命的先進在一起。我們這聯合戰線，是無人可以搖動的，是無人可以離開的，是無人可以衝破的，我們一致努力，一致要求世界革命成功。

以上兩種疑問，已經次第說明，各位同志，總可相信兄弟所說的話，句句是出於血誠。兄弟的話，本可於此暫歇，只是兄弟還要說幾句話，我們同志最要緊的，是以誠相處，以誠相處之道，第一要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兄弟的說話行事，如有錯的，各位同志必須質直相告，兄弟如不認錯，便不是人，錯而不改，也不是人。兄弟的說話行事，如其不錯，各位同志，便應該和兄弟一致努力，不然，縱使紀律不來責備，自己的良心也要責備自己的。再者，我們同志間，要以感情相結，尤其要以理性相契，所以我們同志間，就感情來說，極其親熱，就理論來說，卻極其嚴正。比如最近八月二十

五日和九月二十日特別委員會，拿捕了一些反革命的黨員，和解散了一些反革命的軍隊，有些人便說道：「他們從前都是有功於革命的，何忍出此？」哼！這便是只有感情，不知有理性的話了，這是封建時代的思想，不是革命時代的思想。封建時代，對於建功立業的人，便要崇德報功，縱使有罪，猶將十世宥之。革命時代，對於有功的人，固然愛之敬之，只是他如有罪，便也不能放過。如果因為他有功，便連有罪也不問，那就無異說「他從前做過許多革命的事，如今應該由他做許多反革命的事來做報酬罷」。那又何須乎有革命呢？革命是向前進的，不是向後退的，封建時代，所以一治一亂，互為循環，正由於這些觀念，弄不清楚。革命時代，豈容再有這種思想？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嚴酷，正是對於革命的人仁慈；反之我們對於反革命的人仁慈，便正是對於革命的人嚴酷。假使八月廿五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壓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必因着廖黨代表的死，繼長增高起來，將革命的勢力，推倒無餘，廣州便不能為革命根據地了，還想出師東江南路，使廣東統一於革命勢力之下麼？又假使九月二十日我們不將反革命的勢力推倒，那麼反革命的勢力依然存在，縱使我們出師東江南路，回頭一看，廣州已成爲反革命的根據地，至少要像今年二三月間用兵東江一樣，於收復東江之

後，仍不能不將東江拋棄，回師廣州了，這不是將同志的血肉，做無代價的犧牲麼？所以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對於反革命派讓一步，便是使反革命勢力進一步；革命勢力退一步，我們引反革命派出了生路，便是引革命派入了死路；我們有革命的意義極嚴肅的立在前頭，使我們不能不收斂感情歸於理性。有些人說道：「八月二十五日的結果，使胡漢民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九月二十日的結果，使許崇智同志不能不離開廣州，他們兩個都不是反革命的人，何以如此待遇？」須知道他們兩人誠然不是反革命，而許多反革命的正在包圍他，擁戴他，又何能投鼠忌器呢？一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封建時代，尙且有此思想，何況革命時代？民國十四年來，所以亂個不已，不是由於敵人之跋扈，却是由於同志間之姑息，姑息二字，真是萬惡的歸宿地，同時又是萬惡的發源地。許多好好的革命同志，就姑息二字，生生的作成他做了反革命。說起來真是痛心不盡。兄弟今日沒有別的要求的，所要求的，兄弟若有反革命的行爲，各位同志便立刻將兄弟打倒，因爲我們同志，今日所需要的，是對於反革命派取不姑息的手段，必要如此，方纔能將國民革命的責任擔當起來。

兄弟的話，已說完了，當東征軍將出發的時候，各位同志，有往前方努力的，有在後方服務的，兄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國民革命軍勝利！國民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自由平等萬歲！

對第三期同學畢業訓話

（民國十五年一月十七日於黃埔陸軍軍官學校）

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各位來賓，校長，各位教職員，各位學生！今天，是陸軍軍官學校舉行第三期學生畢業典禮。我們覺得：陸軍軍官學校到現在已經第三期學生畢業了，算起來，時間很短的。自從民國十三年五月間，我們學校成立，那時我們的總理時常到來同我們學生講話。現在呢，總理不在了，第三期學生畢業典禮，我們得不到總理的訓話了！還有廖黨代表，開辦我們的學校以後，天天同學生在一塊兒；現在第三期畢業時候，我們也看不見我們的廖黨代表在這里對學生說話了！我們想起來，實在難過；但是我們也有點，可使總理安慰的地方，就是去年三月總理在北京病重的時候，已曉得軍官學校的學生已經成立教導團，已由廣州出發一直打到汕頭

，把東江的叛逆陳炯明……趕出去了。總理已經聽着這個消息才過去的。廖黨代表呢，一直指導學生到去年八月二十日，看見軍官學校學生怎麼樣去東江作戰，怎麼樣又回師廣州剿滅楊劉，如此說來，總理和廖黨代表是已經曉得國民革命軍已有了基礎而且有了進展才過去的，當可以少慰。還有自學校成立以來，許多同學在東江作戰身死的，在楊劉之役陣亡的，他們死的時候也曉得還有許多同學在那裡繼續他的生命，爲國民革命奮鬥到底，這也是能安慰他們的地方。我們學生到今天畢業了，但畢業以前，因爲廣州要發生戰事，我們許許多多學生把學業拋下，去擔任實際的勤務。這，我們反問一下，固然使我們很抱歉的，使得各同學不能完全做學問上的工夫，後來也不能怎樣補習。但一方面我們稍爲有點安慰，就是在勤務時候，大家能繼續先烈的精神，努力奮鬥；雖然學業荒廢了一點，却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這是第三期同學自己很可安慰的！

我想起，爲什麼要辦這個軍官學校？這裡頭，大家都明白，爲實行總理的主義，才有這個學校。我們實行總理主義，要有種種方法，我們可拿什麼方法去實行，拿什麼方法負起這個使命？只看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以來，一直到如今的歷史，便可明白

。民國十三年那年，所有我們同學都有一個概念，就是已經看清楚我們的環境，曉得軍官學校在這裡，四面的敵人都來包圍着我們，壓迫着我們。比方，帝國主義者香港政府，牠一曉得總理囑蔣校長創辦軍官學校，就十分注意到我們；第二，還有北洋軍閥，也十分注意這個學校；第三，南路的鄧本殷，東江的陳洪諸逆，也知道這是對牠很不利的；第四還有廣州的楊希閔劉震寰這一班人，也在那裡曉得這個學校的利害。這四種人都十分注意在這個學校，他們唯一的手段，就是用盡方法來破壞。那時候我們的同學，都明白自家所處的地位，明白自家所負的使命，明白大家想去做革命工作，想實行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一定是有許多敵人包圍我們壓迫我們破壞我們。所以那時候，我們陸軍官學校裡，充分的實行「親愛精誠」的校訓，曉得非把大家意志合在一起不可。這就是大家明白了自己的環境，明白了自己的地位，曉得現在的敵人要在那塊妨害我們壓迫我們，使我們担負起革命的使命，來實行總理的主義與政策——那一點，同學非常親愛，對外非常一致。因為這樣子，所以年二三月間，我們學生能夠得到相當的成功，竟打倒東江幾年來打不下的敵人。這一個成功從那裡來的？就是因為學生認識了自家的環境，担負起自家的使命，大家本着「親愛精誠」，團結一致，所以才有這個

效果。在這一點，我們敢說已實行「親愛精誠」四字。

自從我們打東江，去了一點障礙之後，至去年六月，那情形又稍為不同，帝國主義進攻得越利害，六月廿二日那天，本校同學竟有許多死屍堆在沙基路上，更加證明帝國主義不容許我們實行革命。為什麼帝國主義要做出這件慘無人道的事情來呢？六月十二日我們才掃滅楊劉克復廣州，到六月廿三日他便做出這事情來，我們不要說是誤會，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給我們的示威，以為你們可以掃滅楊劉嗎？給個利害你們看：所以拿機關槍打死我們許多學生，來證明學生不能夠反對帝國主義，這是六月廿二日我們學生死的一個重大意義，也就是帝國主義壓迫我們比從前更加利害的表現。第二，北洋軍閥更來得利害，竟派了北洋軍艦進窺虎門，逼近黃埔，這是證明北洋軍閥壓迫我們，不使我們做成革命工作。其次東江和南路的敵人，也是加倍利害，如東江的陳炯明……南路的鄧本殷，從湖南新來的熊克武，都是預備着再來破壞我們。楊劉雖然自失敗之後消聲匿跡，但廣州內部像楊劉這類的人如魏邦平一般反革命派仍充滿省城，對我們更加來得兇猛狠毒，要做一次很大的示威，給我們一大打擊，證明牠們有方法來破壞我們，摧殘我們，所以八月二十那天，就打死廖黨代表，這也是一個表示。這個表示

，是反革命派證明還有力量破壞我們，把和蔣校長手創陸軍官學校的廖黨代表打死，証明他的力量。那時候，我們的環境是這樣子。在此環境之中，我們同學已經明白自己要負起國民革命的使命——實行總理主義的使命；我們認識了我們的敵人，看清楚我們的環境，結合一起。結合一起是怎麼樣？就是「親愛精誠」，我們同學大家親愛，聯合一致，所以能够抵禦得住帝國主義到現在。

打平東江，同時打平南路，肅清一切反革命的勢力，這是什麼原因，何以能造成這樣成績？就是我們學生能遵守「親愛精誠」四字。去年下半年進攻東江的時候，我們已經得了廣東民衆熱烈的慰勞，現在又蒙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位慰勉，這是我們最大的光榮！但是我們要知道，各種壓迫，比從前更利害。敵人已經認識我們，帝國主義更用力量來壓迫我們。雖然廣東統一，東江南路沒有敵人，廣州的反革命掃除乾淨，若是稍爲不留心，他們死灰復燃，也很容易的。所以我們的責任還沒有完成，一定要統一全國，才算做到我們的責任。剛才同學們發誓說：「統一廣東，統一中國」。我希望各同學，要照誓詞做去，將來一定可以實行我們的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現在廣東雖然統一了；但是北洋軍閥關外王張作霖，想借帝國主義餘威，恢

復他們的勢力，及長江直系餘孽吳佩孚等軍閥都把持中國政權，時時刻刻要破壞我們革命的力量，他們破壞我們的手段，比從前便要毒辣。他們曉得我們的力量，是由「親愛精誠」，團結起來的，所以他們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要我們同學裡分派別，鬧意見。這比拿機關槍來壓迫我們，用手槍來殺死我們還利害得多！軍官學校學生，稍為在講堂裡吵吵架，香港帝國主義報紙就大登起來，說黨軍分裂。天津，上海等處都照起來了，拿幾千百種新聞電報去宣傳，挑撥離間，想使我們內部分裂。這一層，可曉得今天環境的危險惡劣，比從前還要厲害。在這時候，我們不要想別的方法，還是守我們的老主義，守我們的校訓，「親愛精誠」。怎麼才親愛？精誠才能親愛。由親愛生出互相幫助。同學們看見行動上有不對的互相糾正，也是親愛。就是不受糾正，拿紀律去處罰他，還是親愛。我們的處罰和別人不同，處罰一部份可以保全大多數。大家團結一塊，自己不要渙散。把意志，感情，勇氣，統統集在一塊；不怕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和一切反革命派怎樣來壓迫我們，怎樣來離開我們，只拿我們「親愛精誠」的精神可以完全得到勝利。這一點，就是各位同學誓詞所說：「不愛錢，不怕死，不鬧意見」。這就沒有東西可以破壞我們了。沒有離開挑撥的可能了，我們國民革命的工

作，才能繼續前進，於最短期間，實現總理遺囑。才不辜負廖黨代表生前所指導我們的，和現在蔣校長所教育我們的。我們今天看見各同學舉行畢業式，非常痛快，我希望各同學要『親愛精誠』團結到底。國民革命勝利萬歲！陸軍軍官學校萬歲！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詞

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諸君！

去年五月十六日，本黨開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全

體會議於廣州，議決在八月十五日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並議定組織法選舉法通告海內外各黨部，各地黨部自從接到了這個通告以後，也早經按照組織法選舉法把代表選舉出來，本來在去年八月十五就可以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了。後來因為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各地交通不便，各處黨部許多有函電來請求展期，一展再展，直到今年的元旦，才在這裡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由今天回溯十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那天，到現在已經兩年，照黨章規定原本是每年開大會一次的，爲什麼弄到兩年才開大會一次呢？這並不是黨務的弛緩，實在因爲時局和環境的關係。當本黨初次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也曾經有過宣言，這是大家都見過的。

我們想起今天在這裡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家心上一一定都感觸非常的悲痛，因為第一次大會時，我們還有總理站在我們面前，他告訴我們一切，我們事事都有他指導，我們只知跟着總理向前奮鬥，就斷斷沒有錯了，可是現在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不見我們的總理了，總理已經離却我們去了。我們現在能見着的，只有總理的遺像，能聽着的，只有總理的遺囑。這張遺囑，就是總理最後告訴我們的話，要我們繼續他的精神去做的。回憶民國十三年這一年，我們也是在很困難的環境中奮鬥的；但是雖然痛苦困難，尚有總理同在，我們仍是很覺愉快的。自從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後，我們依着他的遺囑去努力，雖然未嘗沒有一點效果，但因為總理已經不在，我們在奮鬥中，總抱着許多悲痛，所以今天我們曉得座中各位同志，從這第二次代表大會，一定也會想起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總理的說話。各位還記得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中間，恰是接到了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先生逝世的凶耗，總理爲着這件事，覺得非常的哀痛，當時曾停會兩天誌哀，總理并且親自出席演說說明他哀痛列寧先生的感想。這個時候總理有幾句話，很像是預兆一般的。他說：「列寧先生雖死，列寧的黨不死，俄國的革命事業也是不死；我今天在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將本黨的责任，交付給全體同志，將

來我縱然死了，本黨却還是不死的」，那天總理的說話，今天座中同志，料想許多都是在座親耳聽見的。當時各同志聽了這番說話以後，心靈上都起了非常的震動，却想不到到了今年，總理的話果然是真的，一點都沒有錯的，他真是死了，他真是離却我們去了。此後本黨的死不死，就只有看現在沒有死的同志是怎樣了，如果各位同志都是聽從總理的話的，就應當想到，究有什麼方法能够使本黨不死，能够使中華民國不死。

我相信總理雖死，總理的主義是不死的，不特是不死而已，而且還是一天一天的，往前擴充到各國民衆的（鼓掌），總理的主義，就是總理的生命，總理的主義是不死的，我們繼續實行總理的主義，就是繼續總理的生命，此我們敢說總理實在不死。（鼓掌）總理在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樣的。兄弟因此更想到去年本黨的同志，因為遵照總理遺下我們的種種教訓種種政策，固然是已經得了一點進步！但其中有一位同志幫助總理改組本黨最出力的，又是和蔣介石同志一同接受總理命令而同心合力去創辦黨軍的，廖仲愷先生，不幸也死了，今天他也和總理一起站在我們面前，要我們同志繼續去奮鬥！廖先生之死大家明白是因為努力輔助總理改組而死的，是因為努力創辦黃埔軍校而死的，我們現在要想怎麼樣繼續廖先生的工作，便要想到改組

本黨這一件大事；不因爲廖先生的死而停頓，便要想到廖先生心創辦留下的黨軍，就是先和人民合作，後來再成爲人民的軍隊；也不因廖先生之死而沒有繼續發展。這些說話兄弟固然覺得哀痛，但我相信這不是兄弟一個人的哀痛，乃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人人心中共有的哀痛；不過由兄弟代表大衆說出來就是了。原來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時，應該把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的各種經過情形報告的；但關於政治軍事務黨各項，幾日以後當有更詳細的接告。今天開會兄弟只有很簡單的說話，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樣，總理仍然在我們面前指導，」我們還是要繼續總理的生命，要繼續民國十四年我們努力奮鬥的勇氣；我們還更要把民國十五年的樂觀提起來。因爲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一定成功的。總理已經找出一條光明大路交給我們，這條大路是他用四十年的心血和經驗從九死一生的痛苦中找出來的，他原本要帶領我們同志一齊去走的，但不幸半途死！我們曾經跟從他走上這條光明大路的，就只有繼續總理的生命，仍然向着這唯一的光明大路猛向前進，我相信座中各位同志，都是不願意落後的，都是要猛向前進的。我們這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要從此以後，團結同志做一體，繼續向這條光明大路進的，第一步

是先求中國革命的成功，第二步是更求世界革命的成功。我們要牢記總理的遺囑，一方喚起民衆，一方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兄弟現在敢高呼：總理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

(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各位同志！今天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的日子。這次開會，從元旦到現在，差不多有二十天的時候了。這回第二次代表大會和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不同的是：這回沒有總理在場的指導，這二十天裏頭，總理的精神是時時刻刻在上頭指導我們的，(鼓掌)然而這回的代表大會，是真真正正的全國代表大會，除了十八省的代表以外，東三省內蒙古三特別區域，通通都派出代表來出席，還有海外的代表，從國外回來。所以說這次大會，是真真正正的全國代表大會。這一年來的進步，就是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的慘淡經營的結果，也是同志們奮鬥努力得來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十三年一月舉

行，到現在兩年的工夫，已經有這種進步，因此可想將來第三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也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努力，一定得更大的進步了（鼓掌）。

在這二十天當中，我們由我們所討論的種種提案，實見着很好的精神表現出來，就是各位代表，都是一心一德，忠實誠篤的，來實行總理的主義，即總理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手定最低限度的政綱，也是完全繼續實行。所以第二次大會，對於第一次大會宣言內主義之解釋及政綱沒有修正，第二次大會的精神，就是在討論實行第一次大會宣言內主義及政綱的方法。（鼓掌）

第二次大會所討論可以分作兩大部分：第一是接受各地黨部的報告，就是把各地同志兩年來的工作，一起審查，並做成決議案，這種決議案，就是指示黨員工作的方針，告訴同志怎麼去實行主義的方法。（鼓掌）

第二，是討論種種的提案，賅括說來，我們所討論的就是實行主義及黨綱的方法，我們革命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傳與事實不能一致；尤其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感受最痛苦的，就是當時的事實，與我們的宣傳，確實不能一致。不把事實來改變，是不能宣傳的；但是想把事實改變，却又必先努力于宣傳。宣傳自宣傳，事實自事

實，是我們覺得非常痛苦的事；但是我們覺得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從痛苦中感覺得的愉快，就是由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宣傳，許多都已變成事實。（鼓掌）固然我們現在所希望所討論和所宣傳，還未能和事實全然一致；但今後我們也惟有不斷的努力，使我們的宣傳成爲事實，這就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責任。我們知道，自從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現在，稍有使宣傳成爲事實的，就是全國各處同志努力的結果，因此纔有這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既經閉會，以後我們便要拿原有的事實做基礎，把一切現在還未成事實的種種政策，一一實現起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我們所做的工作，是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廣東，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統一全國。（鼓掌）我們最少要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實行總理遺囑中所說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兩件事，（鼓掌）現在因爲我們全體黨員動員的結果，已經發現了帝國主義者的裂痕，軍閥的崩潰現象。這種裂痕，這種崩潰現象是什麼人把他裂開令他崩潰的呢？就是我們全體黨員把他裂開令他崩潰的。（鼓掌）我們又看見世界很多弱小民族的抬頭，中國許多民衆和軍人的覺悟，是什麼人使他抬頭，使他覺悟呢？也就是我們全體黨員使他

抬頭，使他覺悟的。（鼓掌）我們要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至少要能够把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都放在本黨主義領導之下。（鼓掌）我們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也至少要在武昌南京北京舉行。今天是閉會日子，大家就要分別了，我們希望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漢口北京相見！（大鼓掌）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各位代表：兄弟今天要把第一次大會以後至第二次大會以前所經過的政治狀況作一個總報告：這個時期當中，差不多是兩年，在這短少時間，所能報告的，只是一些重要的事件。而且關於軍事方面，尙有蔣介石同志報告；財政方面，有宋子文同志書面報告。不過說及政治，不能不連帶到軍事財政方面，不說到便不能明瞭，所以兄弟今天所說也要把關及軍事財政的，說個大畧。

這兩年中政治狀況，可以分作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從第一次大會以後，到總理北上奮關，就是由十三年二月至十一月。

第二個時期是從總理北上奮關到總理誓世。這個時期很短，但關係却甚大，就是

由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三月。

第三個時期是從總理逝世一直到現在，就是由十四年三月到十五年一月。

先說第一個時期：自從第一次大會發出宣言說明中國之現狀，解釋三民主義之真諦，並決定了最低限度的政綱，大會閉會後自應遵照政綱去實行，但可惜那時種種障礙都還未除去。黨的最高權力原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理當時要把軍事上的同志都加入在內，所以如楊希閔李烈鈞柏文蔚譚延闓都任爲中央執行委員。總理之意，是想將軍事上的同志合攏起來，實行大會的種種決議案，使大家能真實在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不料這個意思却絕對不能實現。楊希閔劉震寰都在廣州有最大的軍事上的勢力，却都不愿意真心實行總理的主義的。其時許崇智同志還在上海，至三月後才回廣州。譚延闓同志孤軍駐在北江，後來以出發東江，受楊希閔軍隊之壓迫，生存尙且不敢必，更何況說到發展。雖然由總理召集各將領，開過幾次軍事會議，通過了許多重要提案，到底也是陽奉陰違，絕無辦法。一次總理見得湘軍太痛苦，十分受不住了。他們當時有四句很傷心的話，是「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得埋」。但楊劉部下却盤據要津，把全省財政通通拿在手上，簡直不肯放鬆一點，給湘軍可以生存。記得一天

總理在軍事會議席上，有過十分沉痛的話。他說：「滇桂軍各軍官，你們趕走了陳炯明，我是很感激你們的。當時我在上海沒有一點實力，原本不想回到廣州，止是想用心著書，把我的政見，向廣東父老兄弟宣傳。後來你們都派人來到上海，要求我即時回到廣東，自誓要實心擁護我，服從我的命令，實行我的主義，我更是感激你們。因此我才決意回來，誰知你們都是戴着我的帽子，來蹂躪我的家鄉。我是革命黨人，犧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國家有益，我就約同廣東的父老兄弟一齊犧牲，也都是愿意的。」

可是你們把我的家鄉這樣蹂躪，而於國事是毫無益處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塊辦事，我不得不和你們離開，我要回香山去了」。當時楊劉諸人聽見了這話，都說：「大元帥今天何必生氣，你要我們怎樣，我們都服從你就是了」。總理因此才提出財政統一的辦法，這個議案當場一致通過了；但後來一點沒有實行，各軍依然是靠自己勢力所能及的就隨意搶收分割了去，到底是毫無辦法。到九月十三日總理決定北伐，委廖仲愷同志做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又兼廣東財政廳長，把財政全權交廖同志一人負責。總理就和譚延闓同志出發到韶關。當時廖同志有一個通電是很沉痛的，電中說及廣東的財政情形；如果各軍都肯捐除私見，則拿現在的收入，借給各軍是足够的，如果各軍仍舊

是任由這些嬌兵悍將，貪官污吏，隨意剝削人民，則必至軍隊不能打仗，官吏不能做事，人民也日益窮苦。這電的目的，在勸各軍交還財權。各軍也跟着發出許多響應的電，但却是一個空言，沒有一個人肯交一個錢出來。廖先生因此親到韶關再見總理，說明在這個情形之下，叫他做財政當局，也是無用的。不特不能實行什麼財政計畫，就想籌一點餉也是沒法的。與其使他做財政當局，不過是空替大元帥多担一個惡名，不如准他辭職，還容易使人民知道不法軍隊把持的罪過。廖同志因此就不做財政當局，專在中央黨部辦理黨務，并任陸軍軍官學校黨代表，實心從事政治訓練的工作。這時政治上軍事上財政上是這樣情形，簡直是萬事都無從辦起，與第一次大會以前是一樣的沒有分別。但自從蔣介石同志受總理命令，組織陸軍軍官學校以後，和廖同志及各同志用很大的精神，替革命事業打好了一箇穩固的基礎。此事蔣介石同志另有報告，此時不必詳說。此外還有兩件大事，也於革命事業的基礎，有極大的關係，而且和軍事是聯絡在一起的，一是外交方針，一是農工運動。農工運動，中央黨部另有報告，如今把外交方針敘述一過。

要敘述外交方針，必要補說總理聯俄一切的經過。本來總理致力國民革命之目的

、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既要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便不能不取銷不平等條約。既要取銷不平等條約，便一定要問到這些不平等條約，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由此推究，即知從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英法聯軍後的北京條約天津條約，一直到庚子聯軍後的辛丑條約，以至民國四年的日本二十一條件，都分明是帝國主義者之作祟。因此反對帝國主義，實是總理的，亦即本黨的向來目的。不過在辛亥革命未成以前，却未曾明白提出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一個口號。到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總理就職臨時大總統宣言，才說出「吾人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同時要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這兩句話，實在即是取銷不平等條約的真義。不平等條約的罪過，就是要中國單盡義務而絕無權利。所以那時雖沒有明言取銷不平等條約，但單這兩句話，說起來已很惹起外人的注目了。民元二月，總理辭職，來到上海，赴過一次租界外人的歡迎會，就已經明白說過他所要求於各邦人士的，是要把租界交回我們中國。這可說是中國取銷不平等條約的第一聲；但從這日起，外人的報紙，便開始訕笑總理，決心幫助袁賊世凱去反對中國的革命黨了。外國帝國主義者，更答應袁賊的大借款，因此才有民二東南的戰事，袁賊即利用大借款以掃平東南幾省的革命黨。因此才有民五的洪憲帝制。因此才有民六日本

再利用段祺瑞，給以參戰借款及各種借款三萬萬以維持日人之二十一條件。此時可說已是革命黨與帝國主義者短兵相接的時期無法而可以避免的了。民六俄國革命既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者一致攻擊蘇俄，詆之爲過激，誣之爲地獄。但那時總理便說，俄國革命必定成功。歐戰中的同盟國協商國都一定失敗。民七總理在廣州辭去大元帥職，復回上海，因爲深恨帝國主義者之日日把蘇俄造謠，曾打一個電與蘇俄，慶祝他的成功，鼓勵他們繼續去奮鬥。其時世界上的交通機關都在帝國主義者的掌握，電報是不易打去的，很曲折的才托美洲的華僑同志，打給俄國。列寧此時正在帝國主義者四面的封鎖，忽然接到總理這一封電，實在生出意外的感動。視爲這是東方的光明來了。總理與俄國的同志，雖然在歐洲亡命時也曾有會過面，彼此討論過革命的事業，知道他們的旨趣，但打電致意，却以此爲第一次。到民九民十間，蘇俄已經打破了帝國主義者的封鎖，能够用其餘力，來幫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衆的解放。列寧更決定了兩個計劃：（一）對西方的被壓迫階級，助他們聯合起來；（二）對西方的被壓迫民族，也助他們聯合起來。他派到東方的同志，有一個叫做馬林。馬林在民十曾到廣西，總理當時正在師次桂林，馬林去見他。總理當時曾打一封電到廣州給廖仲愷同志和兄弟兩人，說他見過馬

林，心上非常高興，深信他建國方畧裏的實業計劃，一定能够實行。并說他從前聽聞蘇俄實行共產，很是詫異。以爲俄國的經濟狀況，共產的條件，還未具備，從何實行。

馬林來，才知道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實與他的實業計劃差不多一樣，所以非常高興。這便是總理聯俄的起點了。可是馬林由桂林來到廣州以後，他却表示非常失望，他以為除掉俄新經濟政策與總理實業計劃暗相符合這一點覺得高興外，此外一切，他都失望。他對陳炯明，與本黨的組織方法宣傳方法都表示失望。他并且斷定香港帝國主義者必不容廣東政府的發展，陳炯明與總理，一定不能相容。這些話他對廖仲凱同志和兄弟部一樣說法，對別人如何說則不得而知。是時中國共產黨曾相吳佩孚有來往；馬林也曾去見吳。他說吳的才力比陳炯明高過十倍；但可惜他總不懂什麼是政治。

兄弟因此聯想及以前曾有一部份同志，批評李大釗同志不該和吳佩孚來往，須知道在那時候，李還未加入本部。他拿共產黨員資格與吳來往，確是有的。他想用吳幫助共產黨，做國民革命事業，這是革命黨常有之事，有什麼可以反動。一直到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以後總理蒙難廣州，八月十五以後，亡命上海，其時中國共產黨員很替總理抱不平，才陸續來加入本黨。最先加入本黨的，就是李大釗由張繼介紹來的。李當

時曾對總理說明他是第三國際黨員，是不能脫去第三國際黨籍的，不知總理能否許可接納他。總理答他，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儘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員加入本黨的便多起來了。後來蘇俄又派越飛到中國，他到上海時曾見總理；并且曾聯合發表一個宣言，大家都承認中國現在最急切的是反抗帝國主義。不久越飛因為抱病由上海到日本東京。總理命廖仲愷同志和越飛同行。彼此在熱海全住了一月。此時東方人不知道的許多事情，廖同志便已知之甚詳。如俄國之現狀，俄國對東方被壓迫民族之態度，與俄國何以想和中國携手之原因，都已十分了解。所以十二年春間，廖同志由東京回廣州幫助總理做聯俄的工作。當時許多同志懷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很堅決去幹，其中實有原故的。因為有一個月之久和越飛互相辯論，把各種問題通通研究過了。由此總理與蘇俄的關係更日深一日了。是年夏間總理更派蔣介石同志赴俄。蔣同志到莫斯科時，列寧已經病重；但也見過托羅斯基諸人，經過一番切實考察，知道紅軍的組織，和共產黨森嚴的紀律，遂為後日回國改組本黨和開建黨軍之一大動機。總理從此便決定與俄携手了，共同奮鬥，程度又進一步，蘇俄也決定，想幫助東方民族革命，非幫助本黨不可，非幫助總理不可。因此才

派鮑羅庭先生到來廣東，其時正當陳炯明林虎的軍隊，陷了石龍，攻到廣州近郊。用盡了滇桂粵湘鄂豫諸軍，才把他打退。鮑先生到粵後與總商量許久，才決定改組本黨。因此才有十三年一月本黨改組之事。可惜的在第一次大會時，恰正接了列寧逝世的凶耗，總理當時甚覺悲痛，曾停會兩天誌哀；并親自出席追悼列寧大會，演說他哀悼列寧的感想。大家須知道時各國還沒有一國承認蘇俄，雖然第二國際的首領麥唐納，正在初就英內閣總理之職；但和蘇俄還未有恢復國際的關係。而我們廣州的革命政府，却已明白爲列寧開追悼會了。其後俄國復派加拉罕到中國，商量中俄協定事情。蘇俄當時本也知道如果和廣州商量這個協定，很可以使中俄關係更加明瞭；但我們的政府尙在實力未充，即使訂定，也效率很小。所以不能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商量。只要確實的取銷一切不平等條約，便和甚麼人訂定，也都是於中國有益的。因此加拉罕才和北京政府的代表訂定了中俄協定。其時兄弟剛奉總理命令，到北京去和同志商量進行北方黨務，曾和加拉罕談過。他直說他也曉得曹琨不能代表中國的，不過利用曹琨現在的地位，商定了中俄關係，把從前俄皇時代訂下他一切不平等條約，通通取銷，先把此事作一個結束而已。中俄協定成功後，更使本黨與蘇俄的感情又深一點。

但因此同時更受帝國主義者的污蔑。他們見得本黨聯俄，無法破壞，就在上海天津香港各地的外國文報紙日日造謠，猶以爲未足，更想利用到實力來破壞，因此遂有是年十月十五日商團之變。此事原委因爲八月一日，商團團長滙豐銀行買辦陳廉伯，由粵漢路總理許崇浩介紹，到軍政部領到一張買槍的執照。此照發出之後，不到四天，大批槍械便已由那威船運載入口。總理當時非常震怒。因爲各國賣給軍火與中國人民必須先得中國政府之許可，才可以訂立合同。如今領到執照止是四天，槍械便已入口，顯然是老早交易妥當，且已經運到，不過候等騙到執照，才火速進來。所以總理便把槍械扣起，并且從嚴查究；但因此便引起商團之罷市。英國帝國主義者竟敢公然於八月二十七日，致一件類似哀的美敦的通牒，給我們的外交部，說是聽聞我們已定開砲攻打商團，如果是實事，英國的海軍司令官，也就命令艦隊開砲攻打我們的官吏。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條，實是同等的國恥，以總理之志氣，此時更憤到不可言狀了。可是因爲當日的環境太惡，也不得不要對於商團委曲求全。這也并不是因爲怕外人的勢力，實在因爲楊希閔范石生廖行超那班驕兵悍將，已經和商團勾結，不肯奉總理的命令，去解散商團，而商團因爲恃在他們有兩個後盾（一）是英帝國主義者，

(二)是我們政府統治下的驕兵悍將，曉得我們一定不能打他，因此才有十月十日的慘案。商團挾持槍械把雙十節徒手巡行的學生農民工人肆行屠殺，連死及傷，至有數十人之衆，政府至是不能更忍了。只得把自己尙能調動的軍隊，如許崇替的粵軍，李福林的福軍，吳鐵城的警衛軍，樊鍾秀的豫軍，和黃埔軍校的學生，合攏起來，於是月十五日才把商團打倒。因為打倒得很迅速的緣故，到後來商團派人到港要求港督出兵。港督說「已經完了，來不及了」。這便是商團勾結帝國主義來推倒革命政府的一段故事。

商團之所以勾結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所以利用商團做工具，固然因為總理以聯俄爲外交方針，故不惜百端破壞。然農工運動之擴張，亦是做成此次反動的一個原因。

本來本黨對於經濟方面之主張，早已於第一次大會宣言中，解釋明白。是年并會開過實業講演會，說明了總理的實業計劃和本黨的政綱，一面幫助農工，一面也保衛商民。不用說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兩項政策，於地主和資本家沒有什麼不利，而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正是對於經濟落後的現象，爲對症發藥。無如那些土豪買辦却有冥頑不靈，認爲這就是過激，這就是大逆不道，其冥頑不靈的狀態，恰如從前官僚紳士，反對民主制度認爲犯上作亂一般，遂至不得不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反噬革命政府。當

時革命政府外則受帝國主義之欺侮，與北洋軍閥之壓迫，叛軍之侵擾；內則受驕兵悍將之牽掣，土豪買辦之毒螫，眞真是重重迫脅，幾乎窒息。在此時期，本黨除了忍辱負重，準備一切革命的工作以外，實無何等表現。是爲第一個時期。

現在要說到第二個時期了。這個時期是由總理北上起，至逝世止。總理北上之目的，當時很多人以爲總理是要和軍閥合作，要和段祺瑞張作霖妥協去分政權，這是錯的。但是總理也知道國人曾有這種誤會，故此到了上海之後，便邀上海全體新聞記者談話，說道「我這次北上是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由這一段話看來，就可知道總理北上的目的是早已決定的了。當時總理還說道：「我負着這個責任北上，是很危險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國民衆能够了解就是」。隨後總理並且會到日本，要求日本民衆也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幫助我們中國革命，取消不平等條約。所有議論，都載在「孫中山先生經過日本之言論」一書，不必詳細報告。原本總理到上海時，已受租界外人的壓迫，後來由日本到天津，法領事竟不許總理通過法租界，更不許在法租界住。北洋的軍閥，因此便說總理在外交上的感情不好，不知道總理的主張和帝國主義是針鋒相對的，當然

會引起帝國主義的反動。記得當時張作霖也曾和兄弟說：「我從前以爲孫先生是個什麼難說話的人，今日才知他原來是一個溫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國公使都不贊成孫先生的，大概是因爲孫先生聯俄呀。你可否請孫先生拋棄他聯俄的主張，在我張作霖身上，包管叫各國公使都要和孫先生要好的」。當時我答他說：「孫先生爲甚麼聯俄呢？因爲俄國以平等待我，如果各國也都以平等待我，孫先生便都可以和他們要好的」。張作霖至此，見話不投機，便不再說了。因爲他們這時正在和外交團商量，把尊重平等條約做承認臨時執政的條件。到十二月十四日，許世英葉公綽兩人到天津見總理，總理這時的病畧好一點，就問他：「聽說臨時執政已經接受外交團尊重平等條約的通牒，是不是呢？」許葉兩人答：「是的」總理當時便很生氣，說話也比平常洪大而急促。我勸總理不必再多說話，總理才對我說：「你和他們說去罷！」總理在這時候雖然是病，從未有發過熱，自從聽了段祺瑞接受外交通牒這一段話，着實生氣，是晚便發熱起來。固然總理所患的病是肝病，大家知道是不治之症，但覺病的加重，可以說是實在因這一氣的。後來我和許世英葉公綽兩人說：「取銷不平等條約這事，原不只是孫先生的主張，自巴黎和會就已經提出，後來因爲巴黎和會會長克里滿梭說這事不是巴黎和會

所能解決的，可以留待將來國際聯盟去解決。所以和會才把這案保留，以後到華府會議，我國還是提出的。這是全國國民的運動，你們單是要弄穩一個執政的地位，便連這件大事也輕輕棄掉，如何做得」。他兩人問我怎樣辦，我說：「你們執政復牒，可以說外交團的來牒，暫時可以承認，但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是全國民衆的要求，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現在執政和廣州革命政府的領袖孫先生合作，孫生是以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事爲當務之急的，執政當然同意並且要幫助的。」如此可謂最低限度的讓步了。

許葉二人都說：「好，我們就這樣告訴執政這樣辦罷，」是晚我們把此事報告總理，總理說，且看他們怎樣再算。誰知他們後來對於此事，竟沒有辦到。十二月卅一日總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當時總理是打算病好再來奮鬥的。不料段祺瑞此時，却主張召集善後會議，以替代國民會議的預備會議。總理爲委曲求全起見，于十四年一月十七日通電（就是令人注意的篠電）主張善後會議應加入職業團體代表。以爲如果達到這個目的，卽是有真正的民衆主張在內，則我們的預備會議的主張也可以退讓。誰知段祺瑞對這一點也沒有誠意，所以總理才吩咐黨員，不許加入善後會議。到一月廿六日總理的病愈重了。其時就有一部分的不肖黨員，不遵黨的決議，加入善後

會議。至於馮自由江維藩等，又組織什麼同志俱樂部，不惜變節賣身，以達他升官發財的目的。這班人還說我們利用總理的病，以破壞孫段合作呢。以上就是總理和段祺瑞絕交的原因。總理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主張，雖然受制於帝國主義和軍閥，不能實現；然一般民衆，却已爲總理的人格精神所感化，一致擁護此兩大主張。所以總理逝世之後，北京民衆，有空前的追悼。五卅以來，各處反抗帝國主義之高潮，乃最近北京倒段之大運動，都是總理所播下的種子。總理雖然賣志以沒，然其成功已不遠了。

如今更說到第三個時期：自從總理北上以後，陳炯明以爲有機可乘，又想作怪了。本來總理當出師北伐的時候，已經早把圍困惠州并駐紮石龍的軍隊撤退，希望陳炯明也捐除成見，向福建方面進展。但陳炯明都反因此天天造謠，說某日解惠州之圍，某日克復博羅，某日克復石龍。到後來曉得總理病重，更加歡喜，一面聯絡滇桂軍做內應，一面派代表到北京參加善後會議，勾結會黨僞一班人，要求段祺瑞幫助他攻打廣州。

因此才有去年二月間陳軍攻廣州的事情。此時譚組庵朱益之兩同志担任保障北江，許汝爲蔣介石廖仲愷幾個同志出發東江。原約楊希閔劉震寰共同担任破敵的，無如楊劉

袖手作壁上觀，遂不能不單獨作戰，卒把陳軍驅逐出潮汕以外。這事始末蔣介石同志當有報告，故不多說。自從東江平定以後，就發現楊希閔范石生等與林虎來往的函電，知道他們通敵的情形，這是陳銘樞旅長攻入興寧以後，在林虎司令部內找着的。此外更發覺了劉震寰親到雲南見唐繼堯，叫他派遣雲南軍隊攻打廣西直下廣東的密謀，一路由龍雲帶兵從百色入桂，一路由唐繼虞帶兵從桂林入桂，楊希閔却駐在香港與帝國主義者勾結，更和廣東的劣紳買辦勾結，叫他們打電給北京政府，推戴他做廣東督理。這般的陰謀毒計，已醞釀成熟。當時留在廣州的譚組庵朱益之兩同志覺得非常痛心，便派人到汕頭和許蔣廖諸同志商量，決定推倒楊劉的計劃。關於軍事的動作，也留待蔣介石同志報告。現在所說的只是政治上的設施，因為我們覺得如果單是打倒了楊劉，而民國十二年來的惡化政治不能根本改造，也是無用。所以在去年六月一日，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了一個嚴重的決議案，大致說明我們欲整頓中國，必先從整理廣東入手，而整頓廣東，又必先從整頓軍事入手。所以第一要軍事統一；第二要民政統一；第三要財政統一，軍需獨立，第四要各軍都受本黨政治的訓練。這決議案定了之後，大本營總參議代行大元帥職權胡漢民同志立即接受，譚組庵朱益之兩同志下了實行的決心。

，再由兄弟到汕頭見許蔣各位同志報告一切。大家都以為這決議案，無論如何，要盡力使之完全實現。所以六月五日以後，便開始攻擊楊劉，六月十二日，楊劉打倒，我們便着手於國民政府之組織。大家有過極重要的商量，就是議決採用委員制。這個意思，本來不自此時才有的。自去年一月廿六日總理入協和病院以後，在北京開過一次政治委員會會議，大家的意思都是主張在總理逝世以後要實行委員制的，和在廣東政治委員的意思都是一樣。因為總理在時，在本黨有這個總理，同時在本國有這個元首，總理逝世以後，再無人可繼。而且在本黨總章第四章上面也清清楚楚說明是：「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並不是說本黨設總理一人的。當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本黨總章草案，原設有第四章那一章的，因為總理決心改組本黨的意思，實在要把黨的責任交付給全體同志。但大會各代表都請求總理加入第四章，就是關於總理的那一章。因為總理是有很長久的歷史的，中國的革命事業自開始以至成熟，都是由他一人的領導。故本黨願意始終以總理為唯一之領袖；總理逝世之後，本黨不復有總理了，推之以黨治國的理論，則國家亦不復有元首了。而且就現在世界來說，也推委員制為比較好些。總理若在，大家都願意聽他的獨裁，總理不在之後，實無人

能够承繼他的，則委員制實爲適應時勢的要求。可是決議以後，爲什麼許久還不實行呢？就是因爲其時楊劉還盤踞廣東，如果即時實行，他們一定有份列入委員，豈不是又把我們澈底改造的計畫通盤弄壞。故此直到六月中旬楊劉走後，才提出實行委員制這個問題。我們正想趁這個時候，從事種種建設，不幸於六月廿三日又有沙基的慘案發生，那天我們的民衆止是一個巡行，是響應五卅上海慘案，及漢口九江各地慘案的巡行，實在毫無挑釁的意思。現在有些帝國主義者說我們首先開槍，但試想我們如果有挑釁的意思，斷不至于將巡行羣衆，都作密集隊伍，凡是稍有軍事常識的都不曾有這樣做法。故此我們挑釁之說，不待辯而自明了。但是帝國主者爲何又向我們挑釁呢？

我們敢斷定這是帝國主義者向中國民衆的一種示威。我們打倒楊劉，不過旬日，便遇着這樣的帝國主義的示威，真是最危急的時候了。我們那時是準備着犧牲的，就是失敗也不計及的。所以七月一日，國民政府便宣告成立，做了幾件大事。一是把國民政府的委員會組織妥當，二是把軍事委員會組織妥當，把各種地方軍的名目通通取銷，一律改爲國民革命軍。因爲總理遺囑上第一句便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以就拿這國民革命四字做軍隊的名稱。我們做統一軍政的計劃，做統一財政的計劃。

至於民衆方面，我們努力幫助香港罷工的工人，共同對待帝國主義，作一個極大的反抗。這些都是七月一日以後我們所做的事。可是我們一面努力，敵人却也一面給我們以很多的障礙。香港政府對於國民政府更出盡許多方法去破壞。他們以爲國民政府一倒，罷工便不能持久。同時騎兵悍將也在反對軍事統一的進行。如魏邦平梁鴻楷等，就利用土軍排斥客軍的口號，以從事反動。本來在五月杪六月初的時候，蔣介石同志已率兵由汕頭經海陸豐以赴平山淡水，許汝爲同志尙在汕頭，魏邦平去見他，張國楨帶楊坤如也去見他，商量兩個條件：（一）由魏担任聯絡粵籍軍官一致擁戴許同志。（二）由張担任聯絡葉舉熊畧洪兆麟林虎等，一致擁戴許同志。當時許同志以爲他們真正要擁護他，便接受了他們的妥求。叫魏回到廣州幫助粵軍攻打楊劉；楊劉既倒，又叫莫雄帶領全旅送楊坤如回到惠州。當時守惠州的駱鳳翔，本來已經派人到大本營輸誠，許同志吩咐莫雄與楊坤如同守惠州，實是還不能相信楊坤如的，所以特叫莫雄監視着他。誰知莫自送楊到惠州後，便調他的全旅開回石龍，然後自己回到廣州見許同志，許同志問他爲什麼不在惠州，他答既然總司令相信楊達波，便不要監視他，許同志也沒奈他何。實則莫之與楊，是早已終定的了。至於他們所以說排斥客軍，因爲其時蔣

介石譚組安朱益之幾位最努力的革命全志都不是廣東人。故此做出此等口號，來排斥他。其實此等口號，還是假的。他們實因為要保持往日割據地盤，霸收稅項這種勢力。如今見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將要實行軍事統一，財政統一，他們驕兵悍將的運命，就要完了。所以他們就決定非推倒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不可。排斥客軍，便是一種推倒的方法；因為如此，便好藉主客之見，實行拆台。此外更和一般貪官污吏互相勾結，來共同作祟。因為國民政府以廉潔做表率，以實行民政統一，此於貪官污吏又是大不利的。兄弟當時曾說過：「如果民政不能統一，固然是廣東之禍，如果仍容那些貪官污吏存在，則民政統一，不過給他們一個發財的更好機會。」他們聽了這些消息，更不得不着急起來。我們一方面決心努力實行本黨各種議決案，他們一方而驕兵悍將貪官污吏。便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來實行破壞。當八月初間我們已接有報告，說文華堂一班人，已經決議要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三人。但因爲沒有憑據，只能加以防範。廖同志曾說我們天天和民衆接近。如何防範得許多，止有聽他來便了，及至八月十九日晚上，政治委員會會議散後，廖先生對兄弟說，你現在仍是照常一個人出入，未免太疏忽了，要找些衛士才好。兄弟說：「我是一個黨員，此次才以中央

執行委員列席國民政府委員會，就帶衛隊出入，是不好看的，而且你也沒有衛士。」他說：「我這兩天已預備了三個人了」。他并且笑着說：「聽聞人家要用手機關槍殺我們，用手槍炸彈是常聽見的，若是用手機關槍，却新鮮得很」。不料到第二天（八月二十日）早上，廖同志到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果然就給六七個兇徒亂槍打死。兇徒陳順，給廖同志的衛士打傷，當場捉獲，在他身上搜着手槍及證據多種，這件案才找出個頭緒。查得這枝手槍，實是朱卓文常用的；所用的子彈，果然是手機關子彈。廖案的全部，將來結束時當有更詳細的報告，現在不過說個大畧。在廖案發生的當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開過一個聯席會議，指定許汝為汪精衛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對政治軍事警察有全權辦理。當日晚上，我們三人正在粵軍總司令部總司令辦公室，商量應付時局方法，梁鴻楷在室外直對吳鐵城同志說：「現在政府派許汪蔣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是很妥當的。聽說廖仲愷之死，完全因為主張共產。朱卓文如果是為反對共產而打死廖仲愷的，怕什麼不敢承認，承認出來，看看有沒有人替他幫忙。請你告訴特別委員會三位，此案還是鬆一點好。」吳鐵城當時聽到這話十分驚訝，不久就來見我們，把這事照直報告。我們由此知道此案關涉甚

大，不止是文華堂一班人了。而二十一、二等日接得報告，文華堂一班人胡毅生等，連日晚上去魏邦平家裏會議，夜深方出。二十三日李福林軍長特來見許同志，說現有一事不能不來報告。因為胡毅生告訴我現在黨人已由粵漢鐵路開向河南，是要來打福軍的，你們須準備才好，同時并有一個証人到來，他可以作証。說八月初間，曾在文華堂親眼看見親耳聽見朱卓文和林直勉坐在一處，口口聲聲說非殺廖仲愷不可。當時以為他們是隨口亂說的，不料他們真做出來。我們得這幾種報告，知道事已緊急，便即於二十四日晚上，下令捕拿文華堂胡毅生林直勉一班人。當拿到林直勉後，由檢查員會問他，他總不答。我們因他是一個老黨員，十一年六月十六日曾救總理出險，故以從優看待他。有一日檢察委員親到他房裏同他說話，一個人做事，要敢作敢當，你既做了，何必不說。他才說在檢察委員會問我，我是不說的。如今既然到房中來問我，我便說出來。他遂親自寫了十幾張的供詞，如今還存在廖案審判委員會。供詞中直述推倒廖同志是他向來的主張；但謀殺一事，却沒有知道。他絕不想到，要推倒廖同志的結果就即是要殺廖同志。因為廖同志是肯負責任的人，愈有人攻擊他，他愈是要幹的；受人攻擊就即行引退的，可以用空氣來推倒他。如廖同志這種人，想用空氣

來推倒他是沒用的，其結果非把他殺死不止。供詞中還有一段話是說當他參預推倒廖同志的時候，有一個人說這事是一定成功的，香港方面，可以有二百萬元的幫助。林直勉聽見這話，很覺得不安，以後就託病不再管這事，這算是林直勉尚有良心。香港二百萬元這句話，實和當日拿着的楊錦龍的供詞是一樣的。楊曾供出他當初本不敢參與這事。後來胡毅生說香港有二百萬元的幫助，他才決心參與的。可見此事是很確實的了。至於胡毅生被黨軍到宅逮捕時，他對兵士詭說，毅生現在胡漢民同志家中，兵士受騙，立即到胡漢民同志住宅，幾乎累着胡漢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機跑了。胡漢民同志知道有此意外之變，非常痛心。因為林直勉胡毅生都是向來聽他的話的，不料如今却有此事。至於外間對於胡漢民同志種種謠言，如今已証明都是假的。以上所述，是二十五日捕拿文華堂一班人的事，所可惜的，只拿着林直勉，其餘胡毅生林樹巍魏邦平諸人都拿不着。我們在二十五這日，還又拿了張國楨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一班作惡的軍官，并解散了他們在省的部隊。梁鴻楷楊錦龍的罪狀，上頭已經說過，梁士鋒綽號梁土匪，和楊錦龍是一起的。這幾個人拿了之後，張國楨便來見許同志，說他對於此事，早已曉得。兩星期前魏邦平梁鴻楷楊錦龍梁士鋒曾在他家商議，如何

推倒國民政府，并連許同志也要推倒。當時他勸他們不可推倒許同志，以致失了主腦等語。許同志以爲張國楨現這樣說總還不是與謀的；但蔣介石同志則以爲張國楨做建國粵軍第五師師長，既然在兩星期前知道此事。如果早來報告，便不至鬧出如此大禍，於今才來報告。顯是明知梁楊梁諸人被拿，故急來卸脫。而且既然在他家會議，如何不算與謀。這等人尙不拿，那裏還有國法。於是便把張國楨拿了。兄弟對於此點與蔣同志同意。以上所述，是拿捕一班作惡軍官的事。梁鴻楷被拿之後，兄弟等隨命李軍長濟深全赴江門。將梁鴻楷所部妥爲處置。兄弟等辦理事，頗受外間一班人的攻擊。究竟辦理得當與否，還要求大會的評定。不過也要要求大會明白，如果當時不這樣認真辦理，則國民政府，必已爲一班反革命份子勾結帝國主義所推倒。他們的督理省長，都早已預備好的了。當時雖然因爲這樣辦理，鎮壓了去，然廖同志已死不可復生，這實是本黨極大的犧牲。各位代表，如果贊成兄弟的提議，請起立致哀。

（當時全體代表皆起立致哀，廖夫人何香凝同志痛哭主席譚延闓同志及報告者汪精衛同志皆泣下）

自從八月二十五日以後，廣州的形勢更嚴重了。陳炯明的軍隊在東江方面有捲土重來之勢，重征東江，已是刻不容緩。可是廣九鐵路沿路有鄭潤琦莫雄許濟等部屯駐，共有三師之衆。鄭潤琦原是魏邦平的旅長，在廣甯勾結土豪，殘殺農民，是一個反革命的粵軍師長。莫雄和楊坤如有聯絡，上頭已經說過。九月中旬，陳炯明的軍隊，已由海陸豐長驅直進，馮軼裴張和余鷹揚部已陸續退至平山淡水。在這種嚴重形勢之下，如果蔣介石同志統率黨軍出發東江，必須經過廣九路，鄭潤琦莫雄已經約定，等他經過，立即截斷他的歸路；楊坤如堅守惠州，以當其前；熊畧葉舉洪兆麟林虎分路併進；黨軍雖然善戰，究竟前後受敵進退無路。各位想起這條計策，很毒不很毒。幸而在那時候，鄭潤琦莫雄的叛迹已漸漸暴露，而許濟部下之譚曙卿陸瑞榮等同志，都是深明大義的。他們說道，如果政府不用他們就此遣散好了，若是還用他們，他是不能和鄭潤琦莫雄這些反革命派在一起的。蔣介石同志因此便和兄弟商量，決定辦法，并在政治委員會開秘密會議，通過下令把鄭潤琦莫雄所部一律繳械。這是九月二十日的事。許汝爲同志見得所部軍隊這樣不肖，氣忿極了，便提出辭職，徑赴上海。以上所述都是事實，無論許同志在這裡，與不在這裡，兄弟都是這樣說的。九

月二十日以後，原本可以出兵東江了，但不幸又有熊克武通敵的事件。本來去年春間，陳銘樞旅長攻破興寧時候在林虎司令部裏，發見了十三年冬間但懋辛寫給林虎的一封信。信裡所說，都是聯合滇桂軍反叛先總理的話。但懋辛是熊克武的死黨，又是奉熊克武的命令來廣州的，原來却擺佈出如此的陰謀，所以去年夏間，熊克武有電來說要携帶所部，就食來粵。我們聽見，已經是不放心了，不過因他也是中央執行委員，又正受趙恒惕的壓迫，不能不勉為收容，且以為他經了這番挫折，也許有些覺悟了。所以便指定連縣連山陽山這幾縣給他駐紮。這幾縣原是朱益之同志部下的駐地，我們請朱同志讓給他的。他以為三縣還不够，又將乳源給他。朱同志部則退至四會廣寧。所有這幾縣的收入，都給他做軍需，另外兄弟又和宋子文同志商量，撥款一百萬元給他，這是九月二十日以後的事。如果他和我們誠意合作，當然不會發生別項問題的；誰知到十月一日說出了一件重大變故。陳炯明的代表張識萬，這天來見朱益之同志，直說現在的事體，陳競公早知熊錦公有約定了。譚延闓呢，我前時見過他，他不理我，我們如今也不理他，現在只是等益公的同意。朱益之同志當時氣極了，但還忍耐着盤問他。他見朱益之同志神色有點不同，慌忙說道，我們已準備三十萬給你呢。

朱益之同志忍耐不住了，就叫衛兵把他綁起，我們從此才知道注意。查檢電報，竟又發現了但懋辛由香港致熊克武的電，內說各事都已接洽妥當，六日可以來省。我們知道事機危迫，就在三日把熊克武扣留，並在他住所搜出了許多通敵的函件，已經用寫真版發表的。熊克武扣留了以後，我們把川軍交湯子模代領。後來我們又截陳炯明打給湯子模一個電報由趙恒惕方面轉來的，內裡說的是熊錦公已給汪蔣兩人扣留，川軍應即退回湘邊，炯已商趙省長設法保護等語。於是不得不命國民革命軍第二三軍去解決川軍了。這事件實關係國民政府的安危，人人知到。熊克武扣留之後，黨軍才能出發東江；但其關係尤不止此。雖然當時北江方面，還有第二三軍，熊克武即使作反，也沒有什麼可怕，然而我們軍曉得如果川軍還在北江則第二三軍便不能不看着他。當十月十四日惠州克復之後，陳炯明的軍隊爲要解他東江方面的危急，決定從南路發動，直搗廣州，以牽制我們的東征軍。於是陽江羅定雲浮新興恩平開平台山相繼失守了。這些地方，都是西江南路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重要的所在。當時所以失陷如此之易，因爲蘇廷有臨時叛變而梁鴻楷舊部之梁鴻林洪敦曜兩部，亦同時叛變，徐漢臣等便乘勢衝入，鄧本殷等的聲勢，便大振起來。綜計賊衆約二萬餘人，而南路各軍指揮陳銘

樞同志所部祇有第十師，雖然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雄已派兵援助，但也不過千多人。在單水口一帶和敵人相持，真真是賊衆我寡。這時如果不調第二三軍星夜赴援，南路軍事便不堪問了。但如果熊部仍在，第二三軍又如何能够離開北江。如果離開，熊部卽又乘虛來搗廣州了。幸而第二三軍已於十月中旬，進兵解決川軍，又由廣西李督辦宗仁黃會辦紹雄令白崇禧由廣州進兵兜截。因爲李黃早已知道熊克武的陰謀的，我們曾發現熊自湖南經廣西來廣東時沿途和唐繼堯往來許多密電。電文內容雖不能悉，但國民政府是和唐繼堯反對的，他和唐繼堯這樣密切一定是不懷好意，故決心要解決他，後來川軍果然走回湘邊，給唐生智繳械，川軍至此才算結束。以此之故，十月廿六七等日第二三軍，才能抽調回來救援南路，使陳銘樞師長所部士氣大振。單水口告捷之後。和恩平開平台山新興雲浮羅定陽江一律恢復，以後更勢如破竹，把幾年陷於敵手的真廉欽雷諸州縣都次第恢復。計自十月六日東征軍事開始動作，至十二月二十六日，而廣東全省除瓊崖外已是統一告成。大約不過一月瓊崖也可以攻下了。以上是說明捕拿熊克武的經過。至於熊克武應該如何處分，這應歸中央執行委員會辦理。兄弟並想要求大會下一個公道的裁制。

以上所述是第三時期。我們在這時期中一方面因為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努力去反抗。一方面因謂反革命之變亂。努力去掃除，尙算奮鬥得一點成績。至於以後計劃

謹概括陳述如下。

我們從此以後，對於軍政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統一，軍需獨立，軍事訓練，這幾個決議案，可以着手去實行了。現在計畫第一步，是趕快把廣東鞏固起來，所以要除盜安民。其根本方法，一面從人民經濟方面着手開發實業，一面從人民組織方面着手把各種自衛團體做好。因為這種組織如果不好，則或彼此發生衝突，而為匪徒憑藉作惡，非加以澈底整頓，不能收治安之效。我們因此已組織一個廣東全省除盜安民大會，想根據這些方法做根本救濟。致於計畫之第二步，便是我們要把主義及政綱努力推行到全國，這是不能於此時即有報告的。

以上所述，都是第一次大會以來重要事實之經過，至於理論方面，及未能見諸實行的。恕不多說。」

在孫文主義學會演說詞

（民國十五年二月六日）

今天早晨，兄弟接蔣校長電話，說他到入伍生第二團去檢閱，無暇與會，托兄弟把他對於學會意見，一同貢獻於諸位同志。蔣校長與兄弟對於學會的意見，以為學會應確定兩個方針：其一，學會是中國國民黨內一種組織；其二，學會是以學問為目的。而結合者，必當顧名思義。

為什麼要確定學會是中國國民黨內一種組織呢？因為中國國民黨，是總理生前所手創的，由興中會以至中國同盟會，由中國同盟會以至中華革命黨，由中華革命黨以至中國國民黨，足足有四十年的歷史。中國國民黨，是總理四十年心血的產物，總理生前所唯一致力；領導我們猛向前進的，只有中國國民黨。總理死後，所留遺給我們，俾我們作一切政治活動之根據的，也只有中國國民黨。我們既然是總理的信徒，應該始終為中國國民黨鞠躬盡瘁，無論我們的個人和我們所組織的團體，都應該納入中國國民黨之內，為中國國民黨而活動。這是根據着我們的理性，和感情所說的。至於就規律來說，學會是在中國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而成立的，學會受中央黨部的指導監督，軍隊中的學會，受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的指導監督，更不待說。

為什麼要確定學會，是以學問為目的而結合呢？總理生前，常說知難行易，一方

而督責人去行，一方面正是督責人去求知，既憂慮人以不知爲知，以一知半解爲真知灼見，故再三說明知之不易。又鼓勵人學而後知，困而後知，故將知的功夫，放在行的功夫之上。我們既然要做孫文主義的信徒，便應該深體總理知難行易之教，努力去求真知灼見，孫文主義學會目的，實在如是，我們對於孫文主義，信仰研究宣傳實行四者兼盡。信仰研究宣傳三者，是學會的職分，了無問題；講到實行，有人以爲不是學會的職分。殊不知道實行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政治的主張，黨務的主張，這是中國國民黨所決定的，學會依照中國國民黨所決定，努力去實行；其二是學會同人自己勉勵，及互相勉勵，對於孫文主義，不可當作空談，應該躬行實踐，身體力行。如此說來，我們必須虛心以求知，實心以力行，方纔是遵守總理知難行易之教，方纔不愧爲總理之信徒。以上兩個方針，是蔣校長與兄弟所貢獻於諸位同志的。此外還有幾句話說，夫人知道，學會是以陸軍軍官學校同志爲中心的，所以革命派對於學會，非常敬重，而不革命派，乃至反革命派，對於學會，也非常注視，不是想利用學會，便是想假冒學會，尤其毒的，是想將學會來做工具，因他平日挑撥離間技倆，縱橫捭闔於其間，以遂其分散革命勢力之希望，以遂其分散革命勢力中心之希望。試把幾個證據，列舉出來，去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學會宣告成立，前三四日，國民政府以及其他不少的機關，都接到一種函件，內有傳單三張，一張是學會分會成立宣言，其餘兩張，是西山會議的宣言，三張都是同一紙張同一鉛字印刷的；當時見者，都十分詫異，以為學會何至和西山會議的反動分子在一起呢！後來兄弟詳加考察，學會分會成立宣言，是有學會的蓋章的，其餘兩張，却沒有蓋章，因此知道其中必有原故，後來細細查出，原來是反動分子鄒魯一派所為。同時還發現他們所出的小冊子，名曰「廣東大學風潮之真相」，其中所說，污蔑總理，污蔑黨軍，令人髮指，這便是反動派假冒學會的第一個證據。其次，北京上海都有孫文主義學會，其所標榜的，是反對聯俄政策，反對容納各派革命分子政策。須知此兩大政策，都是總理生前所手定的，以自稱為總理的信徒，而反對總理生前所手定的政策，真是矛盾已極。兄弟敢說，不但反對總理所手定的政策者，必是總理的叛徒，即自作聰明，妄思修正總理的政策者，也必不是總理的信徒。雖然上海北京兩處學會，也許有總理的信徒在內；但於其未明態度以前，是不能承認他的。似這般的學會，真所謂魚目混珠了。其次，湖南趙恒惕，和陳炯明一樣，是總理的叛徒；然而他近來公然也提倡孫文主義學會了，由一般政學系出來，招搖撞騙，無所不為，真所謂作

僞心勞日拙。

以上種種，都是學會當前的大敵，我們知道我們的環境如此惡劣，我們不可不以我們的熱誠和勇氣，打破此環境，使孫文主義學會的真精神，真面目表現出來，這是我們所應該努力的，蔣校長和兄弟所貢獻於諸位同志的便是認清楚了學會與中國國民黨關係和學會本身之性質及目的，猛勇堅決，以表現學會之真精神，真面目。

對梧州市民演說詞

革命工作兩廣合力容易成功

兩廣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合作

各位同胞。兄弟此次與譚部長甘先生來梧，昨日在河邊承各界很熱烈的歡迎，非常感謝，今日又在此與各位見面，尤其感謝各位的盛意。兄弟覺得今日與各位見面，不是說些什麼套話的，是要對於兩廣的將來，中國的將來，中國國民革命的將來，開誠布公的與各位商量。兄弟想起孫先生拿四十年的心血，致力國民革命。自辛亥推倒滿清，成立民國，至今已十五年。在此十五年中，我們國民，並未曾得到什麼幸福，

不特未得到幸福，而且受了不少的痛苦。專就兩廣來講，自民國二年至民國五六年，給了陸譚陳等從中擾亂。陳炯明帶兵來廣西的時候，廣東的人以為他是到廣西做革命，為廣西人民謀福，不知他只是擴大他自己的勢力，不與人民合作，使得廣西人民受了更大的痛苦，幾年之間，都是四分五裂。這是廣西人所怨恨的，也是廣東人所失望的，而且很以為對不起廣西的同胞。

後來劉震寰楊希閔到了廣東把持廣東的軍政，人民更加受着痛苦了。所以孫先生想把廣東做革命根據地，而廣東的人民，却未得到安樂，這是民國十三年時候，孫先生最憂心痛恨的。當時一方面嚴密約束革命的軍士，聚成一堆，做澈底革命的工作，一方面廣西黃會辦也同孫總商量如何收拾廣西的方法。以上是民國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以至十四年上半年的經過。後來廣東的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聯合起來，把反革命派掃除，廣西李督辦黃會辦也做了同樣的工作，到現在兩廣才能達到統一的目的。去年年底，反革命派又在廣東的南路及北江擾亂，廣西就出兵協同在廣東的革命軍隊去掃除鄧本股及熊克武的叛軍。我們試問去年李督辦黃會辦何故出兵到廣東幫助國民政府掃除叛軍呢？今日兄弟等又何故來此大家見面呢？我們不是只想兩廣統一，只想霸佔

兩廣的，我們是要努力國民革命，是想兩廣革命人民合作，來完成國民革命的工作。舊時兩廣都有軍閥佔據着，國民革命就很難發展，現在兩廣的軍隊都是革命軍隊，我們就要急速的聯合起來，去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然則什麼就是軍閥呢？什麼就是革命軍隊呢？革命軍隊與軍閥的分別，不在成功與失敗，而在是否顧人民的利益。軍閥是不顧人民之利益，而竊佔地方，來謀個人的權利的。有些是大軍閥，有些是小軍閥，即如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等，就是大軍閥。他們想霸佔北京及各省，來實行武力統一，而且勾結帝國主義者來打革命黨。他們斷送國家的權利，給與帝國主義者，算起賬來，真是很大。民國二年的時候，袁世凱想打東南的革命黨，就向英德法日俄五國銀行團借款二萬萬五千萬，拿了山東直隸河南江蘇等省的地丁錢糧海關鹽稅來做抵押，這就是叫我們人民子子孫孫，拿錢給他做担保的。民國二年到民國五年，袁世凱就拿着各國的借款，來用兵剷除革命黨，只要勾結帝國主義者，他就有錢用，並不顧人民的怨恨，而且拿了帝國主義的錢來迫壓我們人民，帝國主義者也利用他是這樣做。到了袁世凱死了，段祺瑞又借日本三萬萬，拿東三省山東蒙古高徐濟順等鐵路及許多森林鑛山的權利做抵押，他領了三萬萬借款，就拿三萬萬借款來撲殺我們。所以民國六

年到民國八年，廣東廣西湖南等省都有戰事。民國九年曹錕吳佩孚又借外債，除英國美國之外，尙向德國四千萬，向意國借一千萬。後來曹吳失敗，段祺瑞再來霸佔北京，只金佛郎一欸，已八千萬，其餘尙計不清楚。最近張作霖更加不顧國家主權，勾引日本出兵東三省，來延長我們中國的內亂，這些都是大軍閥的罪過。至於小軍閥呢，他就霸佔一省或一個地方。說要保境安民，其實境是他自己的境，民是他的奴隸，他是謀個人的利權，不去革命，不去謀人民的幸福；且要幫助大軍閥來擾亂。從前的湖南浙江山東與及現在的雲南，都有這種小軍閥。這樣看來，我們知道軍閥有兩點給我們認識：（一）是勾結帝國主義；（二）是利己害民。所以我們就要剷除這種軍閥。

我們的革命軍隊，就是依了孫先生的兩個教訓的：（一）是軍隊與人民合作；（二）是軍隊屬於人民的。這不是插了國民革命軍的旂，或者自命爲國民革命軍，就算是革命軍隊的；必要人民承認他是革命軍隊，才是真正的革命軍隊。這就是看他是否與人民合作。因爲革命是爲人民而革命，是爲人民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要與人民合作的軍隊，才是革命軍隊。從前軍閥霸佔的地方，壓制到人民不敢去干涉國家的大事。現

在人民覺悟了，要管理國家的大事了。做軍士的也不像從前饒頭傻腦，以爲因謀衣食而出家當兵，因奉長官的命令而去當兵打仗。革命軍人知道自己的良心，辛辛苦苦都是爲着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如其不是爲着人民，而去做軍人打仗，就沒有點意義。爲着人民而受苦，爲着人民而犧牲，這才值得。而且人民知道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就自然與軍隊發生親愛；而軍人知道爲着人民而做軍人，就必愛護人民；這種軍隊與人民的力量合攏起來，什麼打都不破他的。所以軍隊與人民，都要有國民革命的觀念，然後可以共同奮鬥。以前的兩廣總想關着門，不理他省的事，不知只是給了軍閥的霸佔與擾亂的方便。現在兩廣統一了，但只兩廣得到和平之幸福與安樂；但是兩廣的安樂就算了嗎，我們還要進一步求全國統一，全國安樂。兩廣的統一，不是統一在少數當局者之手，是在革命軍人與革命人民之手，軍人與人民合作，就可以使地方太平；否則軍人與人民，不能團結，就易得給敵人打破，我們自己想想廣西數年來四分五裂，去年唐繼堯還到來擾亂，人民所受的痛苦，已經不少。現在不想再受這種痛苦，只有軍隊與人民合作，是唯一的好方法。軍隊受了人民的親愛，人民受軍隊的保護，大家記着國民革命這個工作，去肅清一切反革命派。兩廣的軍隊與人民合作了，第一步，就要肅清

土匪。廣西的地方，兄弟從前雖會到過，但沒有許多時候逗留；現在又是來了不久，各種狀況，尙未深悉，不能多說。如在廣東就到處都幾乎有了盜賊，去年打了一些大賊，現在還有許多小賊勾結鄉間的劣紳土豪，欺壓農工及平民，真使人民受苦。廣西或者比較廣東好得多；那麼，軍隊與人民更要合作。進取。第二步，開發實業及教育的計劃。依了孫先生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使實業教育歸都於全體人民享受，不爲少數人來把持享福。這些革命工作，兩廣合力來做，是很容易見功的。兩廣團結好了，其他省分的人民，或者自己起來聯絡，用不着我們去聯絡他。而打倒他省內的軍閥，如果他們被軍閥壓迫不能和我軍聯絡起來反抗，我們就合我們兩廣的軍隊，兩廣的人民，一齊去打倒這反動軍閥，重造全國統一的真正中華民國。從前軍閥奪去我們的國家，現在我們人民等向他奪回了，這才不冤枉我們人民們拾五年來辛苦一場。現在兄弟等得與李督辦黃會辦及各位同胞聚在一起，是不易得的機會，是流了很多的血出了很多的力，才得來的。我們應該趁着這個好機會，大家親愛團結，同向青天白日的路上前進，爲兩廣人民的利益爲全國人民的利益前進奮鬥。我們情願犧牲少數人的利益，而爲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去革命。

兩廣的革命軍隊，兩廣的革命人民，一致合作，從事國民革命，建立獨立自由平等的中華民國。這是兄弟一點心事，希望各位體諒！

本校成立典禮訓話

(民國十五年三月一日)

各位同志：軍事委員會議決把陸軍軍官校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今天成立的日子，所以我把這個原因宣佈出來。

本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的時候，是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那時候爲什麼要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爲在民國十三年，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是總理的軍隊，大元帥指揮的軍隊；實際上楊希閔劉震寰……等，他們各有各的目的，並沒有依照大元帥的計劃去做。大元帥是努力於國民革命工作，而統率中國國民黨黨員同帝國主義和軍閥奮鬥的，看見這種軍隊，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要創設這間學校，純粹本着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理的指導去訓練武裝黨員，希望在這學校裡養成一班有主義有紀律的下級幹部，然後再來組織黨軍。

十三年五月五號，那天學校成立，繼理有一篇很沉痛的訓話，今天在座各位同志有聽過的，有沒有聽過的。我記得那幾話說是：「陸軍軍官學校成立，國民黨能够得得到一個新生命……我們要打破困難的環境，我們要歡迎一個『死』字！」……

當時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了，現在的蔣校長和廖前黨代表，督同各教職員，天天拿總理的精神和國民黨的政策很努力的訓練學生。但是在那時候，同學訓練還沒有成功，東江的敵人已經到石龍來了。我們一方面要訓練學生；一方面又要趕快整備同敵人打仗，因此，就先成立了教導團。出發東江，不上兩月，把陳炯明洪兆麟林虎……等一般反動軍隊通通撲滅了，這是十四年三月的事情。在這個時候，始終不肯聽本黨命令和總理教訓的楊劉……諸逆，他們看見陸軍軍官學校在最短期間有這樣好的成績，知道他們的末路到了，所以決心要勾結北洋軍閥做反革命的工作。

我們知道：當時繼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而創辦軍校的，有第二軍譚軍長和第三軍朱軍長。譚軍長前年跟大元帥帶兵北伐，進了江西，後來雖然是失敗了，但是他並不因失敗而灰心，回到廣州，馬上就成立湘軍整理處，更進一步又創辦湘軍講武堂——第二軍軍官學校——朱軍長跟大元帥的歷史很久，也受過了許多艱難困苦，替本黨做了一

番很大的工作，他想改其他的軍隊，後來也有第三軍軍官學校的組織。現在第四軍第五軍和第六軍——攻鄂軍，都先後創辦同樣的軍校。因為各軍軍長個個有決心想本着國民黨的政策和 總理的精神以及參照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已有的成績來整飭自己的軍隊，去對付我們的敵人，因此才有去年六月陸軍軍官學校聯合各軍掃平楊劉的成績，掃平楊劉之後，才成立國民政府，才成立軍事委員會和政治委員會。

以後無論什麼軍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據國民黨的黨綱和政策才能存在。我們看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和軍事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便可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是在國民黨指導監督之下而成立的事實上國民政府是國民黨的政治部，軍事委員會是國民黨的軍事部，所以無論什麼軍隊或軍校，總是國民黨的，都要本着黨的政策去做，無所謂特別的黨校，也就無所謂特別的黨軍。

各軍長大家注意改良軍隊，創辦軍官學校，並不是理想上如此是事實上如此的。如果我們拿全盤來計劃，本來只有一個軍官學校便够了，並用不着一軍成立一個軍官學校；因為各軍都是受國民黨的指導監督的。如果一軍有一個軍校，就含有地方主義的色彩了。從前政府決議把湘滇粵等軍的名目，編為第二三四軍，就是要打破地方主義

！我們不僅是在名義上要如此；在實際上也應該要如此，不然，還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政府爲打破地方主義爲集中人才起見，不能不統一軍事學校，因此當時本校的名稱擬叫做統一軍事政治學校。後來因爲國民黨向來用中央二字的名義，才改爲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各位知道：何以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合併在黃埔軍官學校，這個理由是：第一，黨立的學校是由這個學校開始，才有其他的軍事學校。第二對於蔣校長的人格和他努力奮鬥的精神，本黨各同志，都是極端的欽敬，所以我們拿蔣校長的人格來改組這個學校，同時并請蔣校長依然担任本校校長。

本來軍事委員會對於統一軍事學校這個問題，已經討論很久，去年十二月就決定了，那時候因爲蔣校長在汕頭担任東征總指揮的事情，非常重要，不能回來，所以等他回來了才實行。我們要知道，集中各省人才來訓練，比較分開去訓練，收效一定要大得多了。現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佈成立了，我們知道，從前軍官學校已盡了種種責任，有很光榮的成績。現在更大的責任，放在我們教職員的肩上了！我們想起從前有這樣光榮的歷史，現在要怎麼樣繼續，怎麼樣發揚光大這個歷史！從前本校成立的時候，

環境是怎麼樣？外面有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們；內面有北洋軍閥壓迫我們。但是在那個時候，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來壓迫我們直接的還少，間接的却很多，就是拿東江的叛逆和南路的叛逆來壓迫我們。現在的環境又怎麼樣呢？已經把從前壓迫我們的勢力打破許多了，現在各同志所碰的艱難，不是帝國主義者和北洋軍閥間接來打我們，是直接來打我們了！我們想同帝國主義接觸，是不是可怕呢？我們如果聽過從前蔣校長的訓話，一定知道不是可怕的，並且是我們打倒帝國主義的一個好機會。從前是北洋軍閥來打我們的，現在是我們要去打他們了，從前是有不好的環境來壓迫我們，現在已經衝破幾層了。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後的任務，是要繼續從前陸軍軍官學校還沒有做完的任務去努力奮鬥！在最短期間，要統一中國！

我們要負起這個重大使命，一定要有兩方面的整備：一方面是精神上的；一方面是技術上的。在精神方面的，要常常記着總理所說『革命尚未成功』六個字。這六字是何等沉痛！總理做了四十年革命還沒有成功，我們要怎麼樣把牠成功；在技術方面的，我們的責任，既然是一天一天的重大；我們的本領和學問也一天一天的要充實起來，才能够完成我們的任務。陸軍軍官學校從前的技術還沒有精熟，學生的學術科，還沒有

弄得十分完備，所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成立以後，我們曉得責任重大，就要加倍的努力，我們的精神才能貫徹，不然，還是等於無用。

精神上技術上固然很重要，政治上更加重要！如果一知半解，鹵莽從事，比較軍事上沒有弄好同敵人去打仗一樣的危險，所以同時要注意的。其次我們同志在這學校裡頭，要「虛心受善，實力改過」。「虛心受善，實力改過」這八個大字，我們要時時刻刻拿牠來自勉，不要忘記！今天是各位教職員就職的時候，兄弟以黨代表的資格希望各同志互相勉勵，同時更希望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能夠繼續從前的歷史努力奮鬥，發揚光大。

汪黨代表在本校總理逝世一週年紀念大

會訓話

林春華
謝一寰 全記 整理謝一寰

今天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紀念，總理逝世第一週年，兄弟有幾句話同各位說：去年三月十二日，總理在北京逝世的時候，正是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和蔣校長廖黨代表成立了陸軍教導團，在東江和敵人作戰的時候。自去年二月十六日總理進了協和醫院，經過醫生剖割後，曉得他這一次的病不能夠好了。在二月初，總理聽教導團已經出發

東江，打了勝仗，曾口授兄弟打電報給蔣校長廖黨代表和各位同學；電報的大意是：『我的病剛好一點，聽見你們打勝仗，非常安慰，深望你們努力把敵人打退！』這個電報已經由蔣校長廖黨代表宣佈給同學們聽了。後來在二月中，繼續接到東江打勝仗的電報；三月初，知道汕頭克復了，潮州也克復了，在那個時候，總理的精神遂很好。

我們接到電報之後，都由兄弟把電報讀給總理聽：某天克復汕頭，某天克復潮州。總理聽得黃埔學生，已經把東江的敵人掃除，所以雖在痛苦中，能夠得到一點安慰，尤其是總理知道我們這次用兵東江，不僅是把敵人打破，而且很守紀律；不僅是不害百姓一一不拉夫不籌餉，並且很努力的宣傳主義。到了那個地方，那地方就開軍民聯歡大會，使民衆明瞭我們的主義和我們用兵的意義，總理聽見這消息，比打勝東江還高興幾倍；總理聽見打勝仗，不過面上稍爲好點，聽見這箇消息，總理在痛苦中發生微笑說：『這樣子才好！』所以自二月——至三月十二日，總理天天在頂痛苦的時候，能够使總理稍爲安慰的，就是東江克復，尤其是我們同學守紀律實行與民衆合作！

我們同學戰勝東江敵人之後，又回師廣州 肅靖揚劉……等一般反革命的勢力，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繼續又組織黨軍，到去年十一月再出師東征，因爲惠州克復很快，

使南路敵人容易瓦解，能够把革命根據地完全鞏固，這裡頭，陸軍軍官學校同學的努力是很大的，現在陸軍軍官學校很多的同學已經同死了的廖黨代表把精神生命都犧牲去了，還有許多同學仍在蔣校長指導之下努力繼續工作，陸軍軍官學校到現在，已經得各軍和軍事委員會的信任，改組爲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各位教職員，各位學生同志，曉得本校從前的歷史，曉得本校與我們有這樣深的關係，我們應該想想怎麼樣繼續總理的生命，怎麼樣繼續廖代表的生命，怎麼樣繼續已死同學的生的，這一層，我們今天紀念總理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

現在在場的學生同志，有許多考進了學校的，也有許多還留在入伍生部的，考進了學校的，不要驕傲，不要以爲自己的本事好，實在也有些是僥倖考進的，我們既是考進了，更要加倍的努力，怎麼樣去學本事，怎麼樣才能做很大的事業，未考進來的，也不要頹喪，不要失望，不要恢心，本來學校裡打算把入伍生通通收容進校，只是現在苦於環境，事實上遂不能做到，但是入伍與學生並沒有什麼分別，因爲我們的目的，總是要革命，要學本事，不在乎入校遲早，從前第二三期的同學因爲種種關係，勤務很多，求學的時間很少，他們畢了業還是恨自己的本事不够，所以我們入伍生不要存一個進了學

堂，就可以達到畢業的目的，不進來就是入伍生，心裡惆悵，把工作放鬆，如有這種思想，就是從前討文憑，畢業早一點，就可以升官發財的惡習，這種惡習，我們革命者，不應該有的并且不能夠有的，我們無論官長教職員，學生，入伍生，通通要把精神聚在一點，去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人類本來都是富於感情的動物，對於爲國爲民的遺囑，當然要遵守，但是同時我們還是要講理性，這遺囑說的話，是不是救一般窮苦人民，一般窮苦人民是不是望我們實行救他們，所以我們一方面是在感情和精神上做，一方面也是爲理性做，把感情和理性集合在一起，然後才能夠把種種困難打破，不怕辛苦，才能忍耐，所以關於遺囑的經過，兄弟打算今天同大家稍爲說說。

關於遺囑的經過，自從二月十六，總理進了協和醫院，經過割割手續之後醫生宣佈這病不能夠治，一班同志很希望總理有一個遺囑，作我們努力的標準，但是那時候，總理的病，雖然是很沉重，一班同志總不失望，還想用種種方法延長，總理的生命，因此我們不敢去向總理問遺囑，到了三月廿四，醫生告訴我們說，「總理病到現在，是最未了的時候，如果你們不快向他說話，以後就不容易了」我們聽見醫生最後的警告，覺得總理的病，沒有方法治了，我們于是到，總理臥榻的前面，兄弟和孫哲生宋子文孔庸

之三同志都在，總理看見我們就問「你們有什麼話呢？兄弟說『我們從總理病起一直到現在，總想幫助總理病好，不過醫生勸我們要在。總理平安的時候說幾句話，但是這幾句話，到二三年後以至幾十年還是用得着，不過我們現在總想得，總理吩咐幾句話』。總理停了一會說，『不用的，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再詳細和你們說。如果我的病不好，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兄弟說，『總理的病一定會好的，不過好了之後，也一定要有一年或較長時間的休養，所以，總理吩咐我們幾句話是必要的，使我們更加奮勇去作，總理的工作』。總理於是點頭說『好！你們要我說什麼話呢？』兄弟說，『就是平常對我們所說的話可以了』。總理點頭贊成，兄弟又對，總理說『我把，總理平常所說的記下來給，總理看，好不好』。

總理也點頭贊成，于是就把我寫下的話給，總理看。總理說『好！不過這樣子於你們很危險的，因為政治的敵人，正在誘惑你們，軟化你們，如果你們有這樣的堅決，這是與你們有危險的』兄弟說，『決不會的，我們同志，一定不怕危險的，不受誘惑的』。總理贊成，簽了字，又有孫科，宗子文，孔庸之……等在旁證明，這就是遺囑經過的情形。

同志们，我們知道，總理爲什麼說我們有危險呢？爲什麼說政治的敵人等他死後要

來軟化誘惑我們呢？是不是，總理不信任同志，是不是對我們同志姑息，不是的，革命黨是不怕死的，革命黨人是要有堅決的態度，所以，總理不是不信我們，是總理已清清楚楚看明白他死了之後，一定有同志受軟化一定有敵人來軟化同志，不然。總理何必如此說哩？果然，不到總理死後三天，就是三月十二日總理世逝以後，十五日段祺瑞就下令封北京民國日報，把經理人拿到獄裡去，不但如此，並且不許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同時派出許多安福黨員收買國民會議促成會的份子，另一方面再四出收買我們同志，第一個被收買的就是馮自由，第二個被收買的就是馬君武，第三個被收買的就是鄧家彥，他們收買這些人放在安福系之下，成立了所謂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這就證明總理很明白知道他死了之後，我們同志裡面容容易被政治的敵人軟化。

總理說政治的敵人，許多人猜是軍閥或段祺瑞，也有許多人說是指帝國主義，但是我們不管是指那個，我們看囑遺囑就明白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就是總理的政治主張，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就是總理政治上的敵人，誰定不平等條約，就是帝國主義，那個做帝國主義的走狗，來保護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就是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以帝國主義

，軍閥，反革命派，都是總理政治上的敵人，總理曉得他死了之後，政治上的敵人，不僅是硬打我們，敵人來硬打，方法還是很笨，敵人沒有這樣子笨的，敵人除了硬打之外，還要想方法來軟化我們，所以我們同志，一方面要提防硬打，一方更要提防軟化，我們的同志，我們武裝的同志，敵人來硬打，我們曉得的我們既是武裝起來了，總是預備不怕死的，既做了革命黨人，總是預備犧牲的，敵人來硬打，我相信同志們不怕，敵人硬打我們，我們還是硬打敵人，但是敵人來軟化我們的時候哩，軟化不是硬的，是用種種方法使我們不知不覺受他的誘惑，關於這一點，用什麼方法來提防，提防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主張爲什麼要革命爲什麼要做中國國民黨黨員，爲什麼要做中國國民黨的軍人。要把這幾點弄得清清楚楚，使敵人來軟化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現在老實同各位說幾句話。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總理努力四十年，四十年革命如一日，有一定的宗旨，一定的主義。總理的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總理革命四十年，三民主義在中國，也有四十年，我們畧畧說明三民主義成立的歷史是怎麼樣的，我們大家看建國方略裡面孫文學說有幾句說「我自從乙酉中法戰後，立心顛覆清廷創建民國」乙酉是什麼時候，去年是乙丑，乙丑上十年是乙卯，乙卯上十年是

乙巳，乙巳上十年是乙未，乙未上十年是乙酉，由乙酉至乙丑足足四十年，所以 總理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這些話怎樣解呢，我們看乙未年。 總理立定主意要顛覆清廷，創建民國，這年總理起首就定了一個主義做革命的標準「顛覆清廷」是怎麼樣，就是民族主義，「創建民國」是怎麼樣，就是民權主義，那時候還沒有民生主義，四十年前， 總理初初立心革命的時候，且有民族民權主義，由乙未到乙巳年，第一次革命在廣州失敗了。 總理就跑到外國去考察，研究各國的革命事實。 總理於是知道革命的目的僅是民族民權主義，還是不能成功，最後并因為與俄國革命黨員互相研究的結果，才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一起來解決，這是由乙未到乙巳這十年中，總理把三民主義做成完全了革命的目標，我們看乙巳年，總理在同盟會的誓約就明瞭了，同盟會的誓約上說：「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願衆處罰」

「當天發誓同心協力」就是革命黨的道德，「願衆處罰」就是革命黨的紀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顛覆滿清一樣，就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同創建民國一樣，就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就是民生主義。 總理認定要解決民生問題先要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三民主義到這年，完全成立為一個革命的主義，完全成立為一個革命的主義，完全成

了中國同盟會的主義，我們知道三民主義的成立，足足有四十年的歷史。

由乙巳年過了七年到辛亥年，把滿清推倒了，辛亥革命後，民族主義已解決大半，本來繼續可以實行民權民生主義，不料到民國元年，年忽然有一般同志，主張將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那件事情的原動力全在北京。總理對於那一次的改組，完全不高興。總理爲什麼不高興呢，我們看看黨綱，黨綱內面已經除掉平均地權一條，完全採用社會政策各位要知道，社會政策完全和社會主義不同，社會主義是根本解決勞資問題，社會政策僅是資本家要和勞動者調和，地主要和農人調和，就是想一個方法使他們調和妥協，這樣子，爲什麼國民黨把平均地權來修改成一個社會政策呢？因爲北京完全是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官僚政客資產階級的集中地，同時，總理又不在北京，他們就聯合起來改組國民黨，舉豬仔頭吳景濂爲理事長，當時，總理知道了，非常傷心，我們再看民國元年，總理規定民生主義，除了平等地權一條外，還沒有節制資本的規定，總理本想解決土地問題之後，同時要解決資本問題，忽然民國元年，北京的黨員做出這些事情來，使黨的政策完全失敗，民生問題無從解決。

當總理在南京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就有許多黨員說：「現在革命成功了，民族民權

一定要實行，但是民生主義，社會上一般人很駭怕，我們爲避免攻擊，最好請先生把民生主義修改」，那時候，總理憤槌掉說，「如果不要民生主義，我就不要革命了」，後來他們竟不聽，總理所說的話，把民生主義塗去了，民國二年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中華革命黨唯一的精神，第一就是把政黨改爲革命黨，第二就是把國會丟開，還是靠人民來做根據，第三就是修改誓約，在當時誓約裡面說，「我們犧牲生命財產，服從，孫總理來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三民主義在同盟會實行了八年，忽然元年變爲二民主義，但是不久又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依然採行三民主義，後來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始確定，民族主義對內是打倒軍閥，民族平等，對外是打倒帝國主義，謀民族獨立，民權主義，除五權憲法之外，還規定直接民權之實行，並且找勞苦工人農民共同奪門，使工人農民明白本身的痛苦與利益，要工人農民起來做革命運動，民生主義更顯明的指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原則爲解決民生問題的不二法門，同時第一次代表大會開會之後，總理曉得目前的最重要問題就是在宣傳，所以，總理曾經把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繼續講演，在民生主義上面更說得格外明瞭，因爲這樣子，一般落伍的黨員，總想方法來反對民生主義，甚至想推翻民生主義，在民國十三年

時候，有許多黨員要除掉民生主義，因為總理意志堅決，在黨裡不敢公然反對，他們沒有法子，只得陽奉陰違。總理死了，兄弟在北京，已經成了他們攻擊的目標，我們知道總理生前，主義的實行，還有這樣的困難，總理死後，更不用說，差不多跟民國元年一樣了，如同反動派在北京開西山會議，西山會議的目的是什麼呢，簡單說，就是取消總理的民生主義，還要戴上假面具，說什麼「反共產」「反赤化」，真是自欺欺人呀！

民國元年，袁世凱用種種方法利用黨員來取消民生主義，六年，段祺瑞也利用黨員取消民生主義，現在反動派除了想取消民生主義之外，更想把總理的革命政策聯俄政策和國民革命政策，完全取消，同民國元年一樣，我們知道，凡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人，一定有特殊階級的觀念，為什麼呢？因為特殊階級要保守本身的特殊利益，一定是反對民生主義，所以凡是反對民生主義的人，就是特殊階級，他們決不願把已得的特殊地位放棄，那些沒有特殊階級的人也想做特殊階級，若是民生主義實行，人人都能得到安樂自由平等，但是一般有貴族和軍閥思想的人，一定想保守他們的特殊階級，這是反對民生主義中心分子，特殊階級反對民生主義，難道是民生主義可以使大家窮苦嗎？不是的，

我們知道現在社會上有兩個慾望，一個是生存慾，一個是支配慾，生存慾就是人類都想有很好的衣食住，人人都想方法去求滿足的生存，支配慾就是少數人想把他人的生存慾消滅，供給少數人的揮霍，譬如美國的鋼鐵大王和煤油大王；等，他們由剝削數多勞苦工人得來的金錢，任意揮霍，用不完，把金子來建築房子，他們完全用金錢去驅使人家做他的牛馬，又如民國五年袁世凱想做洪憲皇帝，弄出什麼勳一位，勳二位，勳三位……等……以致許多很努力的革命黨員，後來也做了籌安會的六君子之流，所以凡是想保守特殊階級的人沒有那一個不反對民生主義。

我們看，現在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英美帝國主義，一條路是俄國反帝國主義，再不會有第三條路，我們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上，可以不？比如日本先五十年改革還可以，但是我們遲了五十年，現在中國差不多做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已經一天一天的擴大了，不是我們叫他們走，他們就會走的，所以要走上英美帝國主義的路，中國只一買辦階級的資格，因為英美帝國主義，既是想拿中國當作殖民地，決不肯放鬆，使我們走到他們的路上去，最多不過使我們做一個買辦階級而已，買辦階級就是帝國主義走狗的別名，我們想做買辦階級，就反對民生主義，我想將

來帝國主義走狗這個名字，一定比勳一位還要高尚，我今天并不是說笑話，是確有事實的，從前滿清對於有功的人，就加上巴圖魯的頭銜，滿洲話說巴圖魯就是狗的稱呼，滿清的官僚，做了提督不高興，一加上了巴圖魯狗的稱號，就很高興了，我們如果想取消民生主義，就只有這一條路。第二條路是怎麼樣呢，就是反帝國主義，是要解放一切殖民地使成爲自由平等的國家同時還要大多數窮苦的工人農民一齊喚起和所有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通通起來站在反帝國主義的路上，大家想方法來滿足人類的生存慾，就是總理所說的衣食住行四大端解決的方法，我們對於特殊階級，要壓迫他們的支配慾，節制他們的資本，平均他們的地權使多數窮苦人都能享受衣食住行的滿足，得到自由平等的幸福，我們既然知這世界上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跟英美帝國主義的尾巴，一條路是跟世界上大多數的平民共同奮鬥，共謀幸福，我相信人類有四分之三是平民，除了那想保守特殊階級的少數人之外，決不會想走上帝國主義的路上去，本黨的主義完全是爲大數窮苦工人農民，絕對不許我們去作特殊階級，十四年的北京西山會議，就是想保存他們的特殊地位，所以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把這些亂子撤消，不留餘地。

各位同志，我們要看清中國的現狀，認清中國國民黨的使命，認清，總理革命的精

神，我們的武裝黨員，更要認清楚，我們的槍是要向帝國主義放的，我們為最多數的工人農民和一般窮苦的民衆而放槍，要這樣子，才能够實行，總理的遺囑，才算是總理的信徒，我們不要有一種殊階級觀念放在心裡，若是想做特殊階級，就不能做總理的信徒，也就不配說實行，總理的遺囑，在過去這一年，我們知道遺囑的努力很大，已經喚起了世界上許多被壓迫民族共回鬥奮，我們的戰線很長，我們的勢力，完全建築在最多數的民衆上面，我們要放解弱小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我們這一條路是很光明的，一定要向光明的大路一直做到底，使民族平等，世界大同，這樣子，才不愧做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做中國國民黨的武裝黨員，更不愧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報告總理事畧

十五，三，一二。

各位同胞！今天大家來到這裏紀念總理，要兄弟宣佈總理的事畧，現在把總理的

事畧說說。總理去年今日逝世了，總理終身以革命為事業，總理何時開始致力為中國革命呢？今年是民國十五年，去年是民國十四年，由去年回溯至四十年，即光緒某年

歲次乙酉，總理由乙酉年開始爲中國革命，逝世剛好四十年，所以總理遺囑說四十年。各位對干總理四十年革命事畧未知的很多，總理爲甚麼會在乙酉年開始革命呢？那年不是中法之戰麼？結果滿洲失敗了，把安南送了法國去，總理遂立志要革命；我們就可以看清楚總理爲要打倒帝國主義而革命。總理開始革命，即以顛覆滿清建設民國爲號召，顛覆滿清，是民族主義，建設民國，是民權主義，直至乙未年，已奮鬥十年了，於是在廣州起第一次革命，繼在惠州起第二次革命，及乙巳年而同盟會成立。同盟會的盟詞是「同心合力，驅逐韃虜，建設中國，平均地權」。驅逐韃虜，是民族主義；建設中國，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是民生主義；三民主義是爲同盟會成立之宗旨：直至民國二年袁氏竊位，總理以新組織三民主義的黨，卽中華革命黨，後改爲國民黨，現在總理死了；但總理之精神不死，精神之精神在遺囑，總理要人民有自由平等，反對人民自由平等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國民黨的敵人。這種敵人卽帝國主義軍閥。想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就要喚起民衆，工人起來，農民起來，還要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平等待我者就是蘇俄，所以總理教我們與他合作。在去年總理逝世後，黨內已肅清一班反革命派了。甚麼是反革命派呢？卽與帝國主義勾結不肯扶植工人農

民的就是反革命派。總理臨終時總怕同志爲敵人軟化。爲什麼呢？就是怕這一班名爲革命實則反革命的人。自去年總理逝世後，國民部知國民會議之需要，省港罷工工人能與帝國主義拚命奮鬥。今後我們的精神要與總理的精神合在一塊，不斷的奮鬥，以竟總理之遺志，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總理逝世週年紀念演說詞

(二五，三，一二·於中央黨部)

各位同志！去年今天的九時三十分，就是我們總理在北京去了我們去世的時候，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有遺囑告訴我們，叫我們怎樣去努力。兄弟今天要報告的，應該就把遺囑的經過說一說；但是兄弟已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有很詳細的報告，想來大家都已看見過，不用我再說的了。所以兄弟現在所報告的是一段關於遺囑簽字以前的一段總理和我們談話的筆記。其時孫科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都在場；但因為總理沒有簽字，所以沒有算總理遺囑的一部分。當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四點二十分的時候，我們到總理臥榻的面前，兄弟和孫哲生宋子文孔庸之三同志同在。總理看見了我們就問：

「你們有甚麼話呢？」汪精衛說：「我們從總理病起，一直到現在，幫助着總理的病好，不過許多醫生勸我們要在總理平安的時候說幾句話；但是這幾句話不一定在二三年後以至幾十年後才用得到，不過我們總想得到總理吩咐幾句話。」總理就停了一停說：「不用的，如果我的病好了，我們和你們詳細的說；如果我死了，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的。」汪精衛說：「總理的病一定會好的，不過好了之後，也一定要有一年或再較長時間的休養，所以總理吩咐我們幾句話是必要的，使我們更加奮勇，去做前進的工作。」

總理於是，點頭說：「好！你們要我說甚麼話？」汪精衛說：「就是平常的話可以了。」

總理點頭贊成。汪精衛說：「我把總理平常所說的記下來給總理看好不好？」總理又點頭贊成。於是就拿記下的給總理看。總理說：「好！不過這樣於你們很危險的，因為政治的敵人正在誘惑你們，如果你們這種的堅決，這是不好的，與你們有危險的。」汪精衛說：「決不會的，我們同志一定不受誘惑的。」總理點首贊成。這一段談話的筆記是汪精衛記下，証明者孫科，宋子文，孔庸之；後來胡漢民派代表鄒魯到了北京，也簽了一個字。同志們！我們知道總理爲什麼說我們有危險呢？爲什麼說政治的敵人等他死了之後要誘惑我們呢？是不是他不信任同志？是不是對我們同志姑息？不是的

楚革命是不怕死的，革命愈是要有堅決的態度，所以總理不是不信我們，是總理已清而
• 楚看明白他死了之後，一定有同志受誘惑，一定有政敵的敵人來施誘惑；不然，總理
何必如此說法呢！果然，不到總理死後二三天，就是三月十二日總理逝世以後，十五日
段祺瑞下令封北京民國日報，把經理人拿下獄裏去；不但如此，段祺瑞又不許開國民會
議促成會同時派出安福黨員收買國民會議促成會分子；另一方面再四出收買我們同志
：第一個被收買的就是馮自由，第二個就是馬君武，第三個就是鄧家彥。他們收買這
些人來放在安福系之下，成立了所謂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這豈不是總理已看見了同
志要受誘惑嗎？那時候，同志們因為黨務前途的關係，就開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
會議，正在開會時，馮自由受段祺瑞的命來搗亂，他一推進門，硬要與聞，硬要在簽到
簿上簽字，不允許他，他硬着不走，甚至叫警察來拖他出去，他反而對警察說：「你們
聽那一個人命令呢？」這豈不是總理已看見政治的敵人來誘惑我們同志嗎？一直到去
年，他們還在那裡繼續開西山會議的反動行爲，雖然參與西山會議的人，不一定是已誘
惑了的；但行爲已和誘惑了一樣，其實明白白是受了敵人的誘惑。現在鄒魯已領
了庚子賠款，到上海運動民國日報，目下又到香港來和胡毅生等商量搗亂的方法，他說

一方面津貼工商日報，一方面又想收買大光報等許多報館，不被他們收買的，就用種種方法來運動主筆。他們把在北京分贓得來的錢來謀反總理所遺下的事業，這一天市面上已發見假冒第四軍名義來指摘蔣介石同志。現在已被李軍長查出，是挑撥離間的手段。同時我們又發見胡毅生的告海內外同志書。他這告海內外同志書不啻是收買機關的表現，其中指摘兄弟的地方還不要緊；但他還說去年八月二十日的事，是糾察隊保護他出去的話，真是荒謬絕倫。鄒魯是代表胡漢民同志來北京參加葬事的；但是現在拚命的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怪不得總理要說這幾句話，總理實在已看得明明白白的了。

所以自從總理死後，本黨就分了二部份的人，一部份的人就是被政治的敵人所誘惑而投降，一部份的人就堅持革命，擁護總理的主義，繼續與政治的敵人奮鬥。所謂政治的敵人，究竟是誰呢？其時總理說了那句話之後，有許多同志解釋，吳稚暉先生說是段祺瑞；但我們不承認，因為自從袁世凱以至段祺瑞，都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段祺瑞一個人實在配不上說他的。戴季陶同志說指英國；但也沒有這樣簡單。如果總理的話單純地指一方面，則總理何必這樣的担心；但是我們當時不敢多問他所指的敵人是誰。因為他很辛苦，說一句話很難；但是我們不必去曲解他，因為遺囑上明明說：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誰使中國不自由平等，是帝國主義，所以凡是所有使中國不自由平等的，都是我們國民黨的敵人。這個解釋是很正當的。所以我們只要一讀遺囑，就知道總理的所謂敵人，是不單指段祺瑞和英國；凡是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附庸之軍閥走狗，都是政治的敵人。固然我們不怕敵人，因為革命本來要去和敵人打仗，但是我們也不怕，怕的是不覺悟的人民。因為人民不覺悟，是不知國民革命之重要。如其人民覺悟了，就知道國民革命的重要。所以我們不怕不覺悟的人民，我們可以努力去喚起不覺悟的人民，所可怕的既不在政治上的敵人和不覺悟的民衆，乃是在於受敵人誘惑軟化的同志。不然去年肅清東江趕走劉楊後，本可以出兵解決南路，但爲什麼七月國民政府成立後會鬧出亂子來呢？爲甚麼八月二十日會死了廖仲愷同志呢？爲什麼會再征東江廢了好多的時，才把鄧本殷趕走了呢？可知一切受敵人誘惑的不剷除，我們就沒有方法出去。所以我們不怕敵人，也不怕不覺悟的民衆，只担心同志們受敵人的誘惑軟化。他們——鄒魯等聽了總理的演說不動心，聽了總理臨終時那種婉轉的呼聲不能動他們，「惻隱之心」，反而曲解求全，受敵人的誘惑，這才是可慮的，這才是可恥的。然而這些落伍者雖然以總理之偉大而不能動

他的心；但決不能阻止國民革命，決不能阻止總理的精神，看當總理靈柩進中央公園時，有三十萬民衆來參加追悼，這豈不是不但不能阻止革命的精神，而總理的精神已確是喚起了民衆嗎？一直到五卅，六月廿三等上海沙面青島漢口各慘案發生，民衆已一齊起來想實現總理的精神，再看去年歲暮北京的民衆何等熱烈，這豈不是以總理的精神喚起了民衆嗎？所以遺囑上說：「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蘇俄是，他們以全力幫助我們革命，共同在革命的路上走。一年來同志們努力繼續總理的工作，掃除了一部分被誘惑的走狗，同志們有的在戰場爲主義而犧牲了生命現在生存的應如何努力，更進一步聯合政治上社會上各種工農商各界來共同進行，以誘惑爲可恥，以危險爲精神上最後之安樂，使各界一齊革命化，團體化，聚集在一起，才能實現總理的精神，才能對總理的靈前說。「我們沒有被誘惑」我們掃除一切被誘惑的人們，我們把總理四十年的革命工作繼續起來！

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

三月十日至十五日，各界紀念總理週年大會，我曾有演說，原想將迭次演說，都

筆記出來，不幸病了，如今還在病中，只得將緊要的話，綜合過來，做這一篇。民國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總理的病，去年一月二十六日，始告絕望。二月二十四日，定了遺囑的稿，三月十一日簽字。十二日他去世了。在二十四日，我們請求總理給我們幾句遺囑的時候，總理說道：「我死之後敵人便來軟化你們了，你們如此強硬，是有危險的。」這幾句話，也由兄弟筆記下來，在場諸人，都有簽字，因為不是遺囑的正文，所以沒有請總理簽字在上頭。

各位同志想想，總理為什麼說這些話呢？

總理遺囑上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總理是於乙酉中法戰敗之年，決心要「顛覆清廷創建民國」的，至乙丑年而去世，整整是十年。顛覆清廷，是民族主義。

創建民國，是民權主義。乙未第一次革命失敗之後，亡命海外，看見歐美經了民族民權的革命，一般人民依然得不到真正幸福，逼着來要做一回民生的革命，由此便研究民生主義。乙巳中國同盟會成立，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同顛覆清廷一樣，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同創建民國一樣，

是民權主義。至於「平均地權」，却是民生主義。總理的三民主義，至此方纔明白明白宣佈出來。而中國革命，亦至此方纔有明明白白根據着三民主義而成立的革命黨。辛亥之役，總理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當時便有些同志對總理說：「如今民族民權主義都達到了，民生主義，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還是慢些說的好。」總理聽了，怫然說道：『我如果不講民生主義，我便不必革命。』然而這些同志，終於不聽總理的話。民國元年，公然在北京牽扯了無數野鷄政客，硬將中國同盟會改做國民黨。哼，這是何等勾當呢！表面說來一是如今革命已成功了，我們不用做革命黨了，去做政黨罷；二是我們從前的夥計裏頭達官不多，大紳不多，是一件沒面子的事情，如今趁着機會，將達官大紳，一把拉來，以張聲勢。因為這樣，纔不恤把一個有二十餘年歷史的黨，硬拆了台，去全大頭一班人合夥，另掛招牌，開張生意。哼，這已足夠肉麻的了！然而這還是表面的話，骨子裏頭，依然語不離宗，是取消民生主義，只看國民黨的政綱裏，輕描淡寫的，將平均地權抹去，便是一個絕大的表徵。

他們在北京做這勾當，總理卻也沒奈他們何，然而總理實行民生主義的意思，不但不因此挫折，反而益加堅強。在這時候，總理的民生主義，除了以平均地權為骨幹之

外。還加上以節制資本為骨幹。這是總理的民生主義之形成。看當時總理所發的言論，便可明白。

民國二年以後，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了，總理卻於此時，成立中華革命黨。須知道中華革命黨不是國民黨之後繼，卻是中國同盟會之復活。他的最大表現，一是回復革命黨的性質，二是確確實實將實行三民主義著於誓約。

中華革命黨到了民國九年，改為中國國民黨，名稱雖改，實質還是一樣。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裏，提出宣言，對於三民主義，與以極詳明極嚴正的解釋。同時還根據三民主義定出最少限度的政綱。又於建國大綱中，詳細規定革命進行的順序。從此之後，三民主義自然大放光明了。然而道高魔高，第一次代表大會裏，已發見了不少反動分子的形跡。閉會之後，反動的形跡，更一日一日的擴大起來。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誨之諄諄，他們終於聽之藐藐。十三年冬間，總理在天津，臥病在床，他們已憑着安福系做媒妁，賣身給段祺瑞，做了走狗，去組織什麼國民黨同志俱樂部了。總理臨去世的時候，慘淡的顏色，動不了他們的側隱，微弱的聲音，喚不起他們的良心。總理死了不過幾日，他們已一心一意的

，去做段琪瑞的偵探，來破壞中國國民黨。及至十四年冬間，公然有所謂西山會議。

他們這般營營擾擾的爲什麼呢？原來他們和民國元年那班人一樣，是要取消民生主義。

綜觀前前後後所舉出來的事實便可明白總理那一句話「敵人要來軟化你們」的用意了。總理所不放心的，不是敵人來打擊我們，卻是敵人來軟化我們。誠然誠然，軟化比打擊利害何止十倍！敵人的打擊不但不能使我們離散，反而令我們團結。我們有時或者會被敵人打敗，然而這般的失敗，在我們不偶的蹉跌，再接再厲，我們仍然可得着勝利。我再強破說一句，敵人的打擊，是不能離散我們的，敵人如果聰明，也決不用打擊的方法，而用軟化的方法。古人說過攻心爲上。我們如被軟化，我們方纔可以稱得起無疾而終，我們方纔可以配響譚安會說君子呢！敵人也不望軟化我們全部，只能軟化我們一部，敵人便可袖著手，冷着眼，看我們自相殘殺了。這軟化的方法，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他都容易，總理不放心的，便在於此。

只是我們何以會被敵人軟化呢？我們如今所追求的，便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在那裡。上頭說過，民國元年，已經有些同志，顧慮着民生主義，會招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的了。哼，可見得民生主義已會招惹山事來，不必待什麼「赤化」了。

要顧慮，似乎可以說是軟化的病根。然而這還是公的意見不是私的意見，我們可以慢慢的解釋明白。解釋的方法，可以分做兩面。其一，我們祇是民族民權主義，已經足夠列強之嫉視惹社會之疑忌的了。民族主義之目的，在造成自由獨立的國家，那不和帝國主義要將中國來做他的殖民地，是正對頭麼？民權主義之目的，是要保障全國人民之生命自由等等，那不和軍閥官僚買辦土豪要魚肉人民以自肥，是正對頭麼？我們要他們不嫉視不疑忌，除非馴馴伏伏的永遠做他的奴隸。不然，他們總是放不過我們的，又何在乎民生主義呢？其二，我們如果不要民生主義，那麼，民族民權主義，都成爲無意義。人類因爲要生存，纔要有經濟權來養活，因爲要有經濟權，纔要有政權來做保障，所以民權主義，是要來做民生主義之保障的。而民生主義，是要來達民族主義之目的。還不要民生主義，要政治權做什麼，民權主義可是白講了。不要民生主義，人類何以生存，民族主義也是白講了。所以三民主義，看起來，是三個的，其實只是整個的，如何可以拆開呢？以上兩面的解釋，如果出於公的意見的人，必然可以明白的，所以這一層，還不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近日西山會議的人，比較民國元年那班人，似聰明些。他們說，他們並不反對

民生主義，他們要孫文的民生主義，他們不要馬克斯的民生主義。他們如此說法，自以為聰明，而不知他們的糊塗，比設起來，還要利害。人人知道民權主義至盧梭孟德斯鳩而大成，民生主義至馬克斯而大成。總理生於盧梭孟德斯鳩馬克思之後，對於他們的學說，自然有所斟酌取舍。在民生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如臨大敵，和在民權主義裏，分別孫文主義與盧梭孟德斯鳩主義，如臨大敵，同一無聊。最奇怪的，他們口口聲聲的說道：「孫文的民生主義，是全民革命，馬克思的民生主義，是階級鬥爭」。他們又在民生主義裏尋出一個證據說道：「總理說馬克思是社會的病理學家，不是生理學家」哼，達爾文說明生存競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達爾文出，然後生物始會生存競爭，馬克思說明階級鬥爭的現象，而人以爲馬克思出然後人類始會階級鬥爭，這是何等的顛倒！總理說馬克斯是社會的病理學家，正因為馬克思看得出社會階級鬥爭的病埋。如今照他們所說，社會階級鬥爭，是馬克斯製造出來的，那麼，馬克思不是病理學家，竟是病的微蟲了，這是何等可氣可笑的見解呢！總理憑著馬克思的學說，看出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鬥爭之現象，必日趨於劇烈，苦心孤詣，想出種種防微杜漸的方法，如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等等。綜其要旨，無非以革命的手段，所得政權

，以平和的方法，處理經濟，以除去階級鬥爭之病根，而謀社會經濟狀況之安全發展。這正是對於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而下對症的藥，並不是說中國今日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好好的，原沒有階級鬥爭的影子，不須去理會他。然則總理的民生主義，和馬克思的民生主義，有何衝突呢？照他們所說，豈不是衛生學家和醫學家要勢不兩立麼？以上所說，雖然覺得他們無理取鬧。然而仍是出於公的意見，可以解釋明白的，所以這一層也不是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

然則會被敵人軟化的病根在什麼地方呢？我以為不是出於公的意思方面而出於私心方面。簡單一句話，便是他們的特殊地位思想。這種思想，說來話長，絕非一朝一夕之故，遠從人類未有歷史以前，沿襲下來的。本來人類有兩種欲望，一是生存欲，一是支配欲。所謂生存欲，是要滿足自己生存之欲望，如衣食住行之安樂自由等皆是。所謂支配欲，是超於生存欲之上的，如以強凌弱以貴凌賤以富凌貧等皆是。生存欲是人人所當滿足的，一切的民生主義，無非想出種種方法，來解決怎樣滿足人人的生存欲。所以總理的民生主義講義裏，於人生之衣食住行，極為注意。至於支配欲呢，却是人類相斫之原因。古語說「以天下奉一人」試想想一個人的生存，何至要以天下來奉呢？如今所謂大資

本家若將他所擁的金錢，鎔化爲水，讓他和他的妻子一口一口的飲下去，一生也飲不盡，可見這都不是他們生存上的必要品了。然而他們卻偏要千方百計的弄來，死死的不肯放去，這全是由於他們施逞其支配欲的緣故。因爲這樣，大多數人生存上的必要品，都做了他們奢侈品的犧牲。甚至於連奢侈品也說不上，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說起來真是傷心！一切的民生主義，便是要對於這般人的支配欲，加以抑制。不但民生主義如此，不過自有民生主義方纔更爲澈底普通便了。人類的支配欲，從前發揮在貴字上頭，所謂貴然後富。自從十七八世紀，歐洲幾番革命，將君主貴族剷除了不少，卻是同時，將私人資本制度，培植起來，革命的結果，民權落在大資本家的手裏，大多數人，還是落空，於是大資本家做了君主貴族的繼承者，人類的支配欲，發揮在富字上頭，和從前恰恰相反，所謂富然後貴。中國革命的時候，有些守舊派，還抱着貴然後富的思想，所以聽見人將「老爺」稱呼改做「先生」就把鬚鬚豎得壁直，寧可留辮子做遺老，躲在家裏，仍然要人叫他做老爺。至於那些維新派呢，卻時髦得狠，看破了而今已是富然後貴的世界，任憑將老爺改做先生，全沒要緊，橫豎是一樣的值錢東西。這種道理，惟有留學生，看得最清楚，而今中國以內，第一是帝國主義者，其次是軍閥，其次

是官僚買辦土豪，這些都是富而後貴的出色人物，一般時髦，一方面要討這些特殊地位者的歡喜，一方面也鑽人特殊地位者的裏頭去，一聽見民生主義，是要將私人資本制度根本打破，要將民權普及於一般民衆，不容少數資本家獨享其利，要抑制人人的支配欲，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那可是絕了他們的希望了。不必帝國主義者發怒，不必軍閥等等動氣，他們自己就要磨拳擦掌，和民生主義，併個你死我活，何況有帝國主義者在後頭從憑着，有軍閥等等在前頭領導着呢。不幸我們就號稱同志裏頭，也有這些人在內。

民族主義呢？排去滿洲人，正好讓我們漢人來享福，當然沒有反對。民權主義呢？

祇有最看不破的籌安會六君子，還做了一面老爺夢。民生主義呢？老早已。「外招列強之嫉視，內惹社會之疑忌」如今索性高高興興的加入什麼「反赤」「討赤」裏去了。這點點私心存在各人隱微的地方，永遠不說出來，孟子說得好「被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民國十五年來之所以亂至不可收拾，革命黨人之所以變節，所以會被敵人軟化，簡單一句說，是原因於各人藏在隱微的特殊地位思想。

中國國民黨，是聯合民衆來做國民革命的黨，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中國今所需要

的，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所致力的，也是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綱裏，固然注重保障大多數農工民衆的利益，同時也注重保障其他民衆的利益。我並沒有說，我們同志個個都要變成無產階級，我所要說的，我們同志最少要有以下的幾個觀念：

第一，爲什麼我們要革命？我們爲求民衆的生存而革命。

第二，民衆如何纔能生存？要滿足人人的生存欲，同時抑制人人的支配欲。

第三，如何纔能做到呢？要人人有政治上經濟上之自由平等。

第四，辦法和次序是怎樣的？總理所留給我們著作已說得明白。

我們必須知道，中國今日，誠然，還不是能够實行民生主義的時候，然而我們對於民生主義之根本思想，必須徹底明白。不然，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著帝國主義，如何還能打倒帝國主義？我們自己心中，先已藏著軍閥，如何還能打倒軍閥？一旦眼中見着的帝國主義和軍閥，與心中藏着的帝國主義和軍閥，邂逅着了，便融合起來，那時候便軟化了。

我們同志，於徹底的了解之後，要以不斷的勇氣，猛向前進，則不但不會被敵人軟化，還能打倒一切的敵人！

附 錄

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

有人問我道：「革命派裏頭，會生出共產的裂痕不會呢？」這當然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的。

我做這一篇解答以前，先要聲明的，我是專為革命派而說話；至於一般反革命派，滿肚子裏，都是反革命，却偏要戴着反共產的假面具，躲在帝國主義和軍閥肘腋之下，經營他兩重走狗的生活，我以為沒有和他說話的必要。

我為什麼專為革命派而說話呢？因為革命派是心地光明的，願腦是純潔的，他所窮思力索的，是共產派與非共產派於理論上有共同之腳點沒有於實際工作上有共同努力之必要與可能沒有，我以為這些問題，應該研究，應該解答。

如今先取決於理論，我以為這是第一緊要的問題。然而這問題不用我們來解決，總理在世的時侯，早已替我們解決了。總理在世的時侯早已慮到我們會因為這些問題

發生困難，故早已清清楚楚，給了我們一部民生主義，替我們解決了一切困難。民生主義第一講說道，「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接着說明社問題之來源，並對於馬克斯學說，與以極詳細之批評，第二講說道：「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我們聽了這些說話，如何還可以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衝突呢？有人說道：「看了總理對馬克斯學說之批評可知總理的思想，和馬克斯不一樣。」殊不知我們對於古人的學說思想，總應該力求進步。我們對於馬克斯學說，如果能學總理的態度熱心去研究，熱心去批評，這纔不枉為總理的信徒。爲什麼我們裏頭竟有些人視馬克斯學說如仇讐，甚至連馬克斯學說也禁止閱看呢？這不是無理取鬧麼？又有人說道：「既然方法有分別，可知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同。」但他爲什麼不將第二講一直看下去呢？總理道：「我們國民黨在中國所佔的地位所處的時候，要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甚麼方法呢？這箇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但是一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實做材料，才能够定出方法，如果單學來定方法

「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總理這番說話，真真是深切著明，根據着事實，來定方法，就和根據着地形和敵人的情狀及自己的兵力來定作戰計畫一樣。由此可知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為事實是活的，不是死的，活的事實，要用活的方法來適應他，不能用死的方法。所以民生主義的方法，和共產主義的方法，有些不同，不但是當然，而且是必要了，如何可說是有衝突呢？而且第二講裡，對於我們，已經諄諄告誡，說以為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的，不但不知共產主義是什麼，而且不知民生主義是什麼，凡是總理的信徒，於此應該牢牢記着。我關於理論的話，所以如此簡單，是因為我平日主張，對於總理學說，應該細心體認，不應該孟浪解釋，以至犯了戴着色眼鏡的毛病。」我們如果肯細心體認總理學說，要不能說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衝突。

如今再說實際工作。

在說實際工作以前，我們應該先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革命黨人呢？我們可以答道，我們因為耳朵裏聽不得人民痛苦的聲音，眼睛理看不得人民痛苦的形狀，一腔熱血，湧湧上來，願意將自己的痛苦，換取人民的痛苦，所以我們不怕勞瘁，不怕危險，不怕死，要做革命黨人。

我們應該再問，我們爲什麼要做總理的信徒呢？ 因爲我們既然想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想怎樣的解除人民的痛苦，總理的主義，便是怎樣的解除人民痛苦的最好方法。

一、我們抱着一腔熱血，要解除人民的痛苦，便應該依照總理的主義做去；不然，則此一腔熱血，無所用之，甚至用之不得其所，所以我們要做總理的信徒。

我們明白了以上兩層，我們便應該知道，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一般旁觀的人不同。一般旁觀的人，或者漠然置之；而我們則引爲切己之事，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和少數批評的人不同，少數批評的人或者僅以爲有興味的研究資料，來做他有興味的批評；而我們則不只要研究他，要批評他，尤其是要實現他，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要做實際工作。

我們應該知道，世間一切事實，決沒有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必是那時代和環境，有發生這事實之必要，然後這事實才會發生。假如沒有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史，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二百六十餘年來滿洲竊據中國的歷史，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假如沒有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侵掠中國的事實，也不會發生總理的主義。所以總理主義，是應於時代和環境而發生的，主義發生以後，誠然有促進時代改變環境的效

能；而主義之所以發生，不能不說時代和環境，實使之然。所以總理之解決民生問題，要以中國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特機為對象。這是極明白的道理，也是極重要的道理，我們應該知道。

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特機是怎樣的呢？總理於民族主義，已講得清楚，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以下，更詳細的引申說明。中國因文化衰微經濟落後之故，而至於帝國主義之侵畧，又因帝國主義侵畧之故，而文化益以衰微經濟益以落後，馴至於不能保國，并不能保種。以中國今日，除了喚起國民反抗帝國主義，別無其他方法，這便是所謂國民革命。

由此可知國民革命這一件事實，不是無緣無故突然發生的，是中國現時所佔的地位，和所處的特機，要求國民革命之發生，所以國民革命，才會發生。在這般的時代和環境裡，中國國民黨，負了担任國民革命的使命正是應於時代和環境的要求。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裡，也因爲看清楚了時代和環境的要求，所以來共同担任國民革命的工作。如此說來，中國共產黨，即使不加入中國國民黨，他在今日所能做的，也只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這是時代和環境所賦予的使命，無可如何的，落後固不可

跟等也不可，正所謂過猶不及了。

中國現時唯一的要求，只是國民革命。總理的主義，便是國民革命時期的根本方畧。民族主義如此，民權主義如此，民生主義也如此。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是研究批評，便可作爲盡職；我們應該想着怎樣的把總理的主義，實行出來，去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使中國人民不至罹凶亡種滅之禍，使中國的國家，在世界上，躋於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們對於總理的主義，不僅看做極寶貴的，尤其要看做極切實有用的。我們與其談天說地，要怎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比之於耶穌孔子；我們不如切切實實的將總理的學說，應用於國民革命之實際工作。因爲這樣，纔是真正的推崇總理的學說。

以上所說，却是我們現時應該努力的，沒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是如此，有共產派在黨裏做同事也是如此。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纔有工夫嘔共產與非共產的閒氣。我們如果做實際工作，我們裏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正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人和敵人拼命，那有工夫嘔這些閒氣呢？

拿些例來說，我們如果終日的談天說地，則對於馬克斯學說之批評，共產派與非共

產派，或者感想不同，甚至于因此惹起爭執。其實這已是幼稚可笑的見解。須知道馬克斯的學說，不但非共產派可以批評，共產派也可以批評。民生主義第一講裡所引的美國有一位馬克斯的信徒威廉，便是一例。所以單就批評來講，不但共產派與非共產派可以纏個不清，便是共產派裡頭也可以纏個不清。我們如果要做實際工作，則必定依總理所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說。」那末，我們研究的對象，是中國目前的事實。對於這一種事實，要應用這一種方法，纔可以解決他。這裡頭有一定的道理，不可移易的。上頭說過，中國現時的唯一要求，是國民革命，便是因為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所以即使馬克斯復生於今日，也必然承認此方法的不錯。列寧是馬克斯的信徒，而列寧對於中國革命，所指導的，與總理所指導的，差不多是一樣。由此可見革命的指導者，所見畧同，這原因完全是中國目前有此事實，故不能不用此方法。猶如是這種病症，便用這種藥醫。一般庸醫，學說不明，認症不清，對於病人的症候，往往七嘴八舌的亂說；高手的醫生，決不會如此，斷症用藥，只有少異，決無大差。中國今日，所以成爲遠東病夫，便是因爲中了帝國主義的毒，除了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實無第二樣起死回生的良藥。所

以我們裡頭，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只要實實在在，做喚起民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便不愧爲總理的信徒，也不愧爲馬克斯的後覺。至於總理和馬克斯學說之價值，思想見解之異同，留在高等研究科的講堂裡，慢慢的研究，並不爲遲。

再拿些例來說國民革命的工作，第一要喚起民衆，這是無可疑的。有人說道：

「馬克斯的學說，是主張無產階級獨裁，總理的學說，是主張全民革命，截然不同。」

這若專就研究和批評來講，自然會做出許多的文章；若就實際工作來講，我們主張全民革命，是否要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呢？中國平均一百人裡頭，有八十至八十五是農民，我們如果忘了農民，則一百人中，忘了八十人至八十五人，試問全些什麼，連半也說不上。這還單就農民來說。若連工人算止，自然更不止此數。由此可知所謂全民革命，一定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爲基礎了。有人說道：「主義全民革命，雖是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爲基礎，而同時沒有忘了其他階級之利益，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則勢必至以其他階級之利益爲犧牲。」這也是似是而非之論。上頭說過，凡是解決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可見得無論何等學理，都要受時代與環境之支配。例如俄國革命，托爾斯基主張純以工人階級爲基礎，行無間斷的革命，以做成共產。列甯

則主張引導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携手合作，以集中革命的勢力；俄國革命的成功，還是由於列甯主張之實行。這便因為列甯之主張，能够適應俄國的時代與環境。列甯之引導農民階級參加革命，固然為集中革命的勢力打算；而農民因參加革命之故，於農民階級的利益，得着確實的增加，和確實的保障，其參加革命，不為徒勞。中國今日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不獨農工階級，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即知識階級實業階級，亦同受帝國主義之摧殘。如果知識階級實業階級覺悟到國民革命之必要，而積極參加，其結果不但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其本身階級之利益，亦必得到確實的增加，和確實的保障，何至為農工階級之利益的犧牲呢？由此說來，總的主張全民革命，一方面固然以大多數之農工民衆利益為基礎，一方面沒有忘記其他階級之利益。不獨總理的信徒，熱心實行此主張；即馬克斯的信徒，在中國現在的時代和環境裏理頭也必以此主張為至當。最近胡漢民先生自莫斯科來信，述第三國際東方部的談話，即是主張中國現在國民革命，要求知識階級實業階級之參加，這正是一個顯著的例證。須知道我們為民衆的革命，同時要求民衆參加革命，使革命之利益，歸於民衆，這是必要的理論和方法。所以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如果做實際工作，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還有一義，馬克斯派主張無產階級獨裁，和總理主張軍政訓政，在名義上雖然不同，在實質上則為一致，賅括言之，不外以黨治國而已。以黨治國，與開明專制，所以不同，其最大條件有三：（一）以黨治國，是領導民衆的，開明專制，是宰制民衆的；（二）以黨治國，是代表民衆為基礎的，開明專制，是以一人為基礎的；（三）以黨治國，是代表民衆的利益，開明專制，是代表一人的支配慾。有此三者，所以開明專制，不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以黨治國，則民衆經一度訓練之後，即能運用政權，以舉全民政治之實。總理在革命運動時代，即制定建國大綱，將革命時期，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段落。辛亥之役，此種主張，未能見之實行，遂致決然辭職。民國八年，著建國方略，曾經於此，再三致思。當時總理懷着這種理想，因為未得實地試驗，全國人民，對之還沒有生出信仰；却料不到俄國革命，實行以黨治國之主張，與總理的理想，如出一轍。所以總理當時非常愉快，屢屢對我們說，俄國革命，一定成功。而俄國革命黨人，讀建國方略，得知總理有此主張，亦不禁悠然生敬服之念。總理與俄國革命，精神契合，此亦其一端。及至民國十三年，總理手書建國大綱，將革命進行計劃，全盤披露。軍政時期，掃除革命之障礙；訓政時期，施行政治訓練於民衆；憲政時

期，將政權付之民衆。這樣的有條不論，對於現在之時代與環境施行對症發藥的救治；同時創造新時代與新環境。一般舊黨員，如果覺悟到辛亥以來革命不能成功的原因，一定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一般新黨員看見俄國革命實收以黨治國的效果，一定也盡心盡力按照建國大綱做去。共產派也好，非共產派也好，實際工作，總是一樣的。

如此說來，我們如果自己承認說革命派，自己承認要做實際工作，那末，我們裡頭，決不會生出共產與非共產的裂痕。

我也知道，共產派裏頭，也有些不肖的分子，總理已經說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爲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爲；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爲，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總理這番說話，何等公正！可知道因共產派裏頭有些不肖的分子，而遷怒於共產黨，必爲總理所不許；若因非共產派在中國國民黨裡，與共產派共事，而遷怒及之，必更爲總理所不許。

自從總理頒佈了三民主義的講義之後，凡是革命派，無論爲共產派爲非共產派，都一致努力，爲國民革命而奮鬥。今年二三月間東江之戰，以至最近十月十一月間東江南路之戰，國民革命軍的將士，一堆堆戰死的尸骸，沒有共產派與非共產派的分別，都已枕藉在一處；所流出來的熱血，已凝結成一塊了。他們可以爲國民革命，同在一處死，我們何不可以由國民革命同在一處生。說到這裡，我的熱血，直湧上來，我敢毅然決然的說道：我們如果同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而妄生共產與非共產的分別，以分散國民革命的勢力者，決非總理的信徒。

今年中秋節之夜，我在黃埔軍官學校裡，有一場演說，其中曾引一段驢子的故事，如今再引一段，有一頭驢子，肚子餓了，在青草地上，左望一片草，以爲不如右邊的好吃，右望一片草，又以爲不如左邊的好吃，如此反反覆覆的，左望了右望，右望了左望，一直到餓死了，那青草還沒有到口。唉，總理的信徒，本已不多，有些做不度德不量力以至於翻車的驢子，有些做游移不定以至於自己餓死自己的驢子，還敢望能繼續總理未了的工作成就總理未完的志願麼？說到這裡，我也不忍再說下去了。

廣東人民今日應有之決心

我們屢屢和國民說道，民國以來所有的變亂，沒有一次不是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成。以往事來說，二三年間五國銀行團之於袁世凱，六七年間，日本之於段祺瑞，八九年以來，英美之於曹錕吳問孚，都是極顯著的事實。以近事來說，在孫先生北上以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國內外，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唆使陳炯明煽亂東江，繼而唆使楊希閔劉震寰跳梁省城，國民政府對於青島九江漢口上海廣州各處慘殺案，堅持反對，及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便有香港帝國主義者始而引誘廣州一般無聊政客失意軍人，做那狙擊政府重要人物及危害政府的舉動，繼而引誘東江一班殘餘敵人，做那賣國營私殃民自肥的復興運動。這些帝國主義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真是越做越露骨，越使國民看得清楚。

只是逃不了一個公例，這些帝國主義者勾結軍閥所做出來的勾當，只有趁國民未覺悟的時候，可以為所欲為，一經國民覺悟之後，他那些勾當，便只有歸於失敗了。試看看啊，今年二三月間，陳炯明等在東江的破敗，六月間楊希閔劉震寰等在廣州的破敗

，以及八九月間，廣州內外反革命派的次第破敗，香港帝國主義者眼巴巴望着他的內應，已被革命派摧陷廓清了，由此可見國民覺悟之後，決不容國民裏頭有帝國主義的走狗存在。

香港帝國主義者，利用反革命派，危害廣州革命根據地的計畫，已經失敗；知到廣州革命根據地，日益鞏固，沒有入寇的餘地；於是變更計畫，對於東江一般殘餘敵人，將些金錢軍械，作為釣餌，使他擾亂東江，這一般殘餘敵人，不用說，自然便上釣了。

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計畫，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使這一般殘餘敵人，能夠恢復勢力，和廣州革命政府對抗，永永做他們的看家狗，實行架犬吠堯的勾當。第二個目的，是利用這般走狗的勢力，將汕頭的罷工團體，盡行解散，罷工勢力，盡行破壞，拔去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這兩個目的，現在已經着着進行了。

有覺悟的國民，對於香港帝國主義者這種的計畫，應該怎麼樣呢？

就第一來說，今年二三月間，我們已把東江餘孽掃平了，何以還要回師廣州？是因爲楊希閔劉震寰盤據廣州的緣故。六月間我們已把楊希閔劉震寰的惡勢力掃平了，何以七八九三個月，頓兵廣州，不能將東江餘孽，重新戡定？是因爲反革命派的勢力在廣

州依然存在的緣故。自從八月二十日廖先生被刺以後，方纔用不妥協不姑息的手段，將廣州及西江五邑反革命派的勢力，次第掃除，再將東莞增城寶安一帶反革命派的勢力，也次第掃除，革命根據地，已經打掃乾淨，從此集合革命派的勢力，猛向前進，沒有後顧之憂了，即使東江一般殘餘敵人，不來惹我們，我們也要去剿滅他，以爲人民除害，何況他自來送死。香港帝國主義者供給他們金錢軍械，只算是給他那一般走狗送終便了。革命派的同志，集合起來，掃平東江餘孽在此一舉！

就第二來說，帝國主義者，利用走狗，欺壓人民是他得意的手段，只看他在天津上海，用這種手段，解散罷工團體，破壞罷工勞力，使一般人民，受更深的欺壓，便可見他手段的利害了。他自然想依樣葫蘆的，將這種手段，在汕頭施展，他不知道革命政府和罷工團體一致的，革命政府的勝利，就是罷工團體的勝利，罷工團體的勝利，也就是革命政府的勝利，革命政府既然不容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汕頭苟延殘喘，那麼帝國主義者又何所附麗以爲惡呢。

總而言之，有覺悟的國民，是不會失敗的，因爲國民覺悟帝國主義之爲害於中國，同時也就覺悟國民革命之必要，所以日前政府黨部軍隊，省港罷工團體，以及士人農人

工人商人，聯合起來，要求和平，要求廣東統一，這便是國民覺悟的一個絕大徵象。

到了今日有覺悟的國民，這種要求，快要實現了，國民爲實行這種要求所必要做的，是以下兩件事。

(一)統一廣東，要分幾個步驟。第一步驟，是鞏固廣州，因爲廣州是廣東全省中心點，必須將廣州統一，纔能將革命派的勢力，集中在一處。第二步驟，是肅清東江南路。革命派的勢力，既然集中在一處，便自然能够發展出來，在這時候，廣州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廣東全省人民了。別的不用說，只說軍事的負擔，有東江南路的人民共同擔負，廣州人民，自然便減輕了許多：東江南路人民，平時本有對於反革命派的軍事負擔，這些負擔是無價值的犧牲，如今換了對於革命派的軍事負擔，是有價值的，何況這種負擔，是與廣州等處人民共同，比從前也就減輕了許多了。這還是消極方面來說，至於積極方面，廣東全省人民的幸福，也就於此得一基礎了。第三步驟是出兵北伐。民國十三年五六月間我們曾一次出兵北伐，已經進了江西，節節勝利，却因爲廣東的根據地，沒有鞏固，以致發生變故，不得已的回了轉來，功敗垂成，所以出兵北伐，是以廣東鞏固爲前提的。如果廣東統一，現在兵額，至少有五分之四

，可以出去北伐，留五分之一，鎮守廣東，後方無憂，前進便可放心了。在這時候廣東人民對於革命的負擔，便能均給於全國人民了。關於第一步驟的理論，於此也，完全適用了。總而言之，廣東在這時候，可以說破壞告終，建設開始。以上三個步驟，要是依着次序一一做去不可躐等，也不可半途而廢的。

(二) 援助省港罷工團體，也要分幾個步驟。本來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是打倒帝國主義各種作工裏頭的一件工作，帝國主義，到了今日雖說末路，只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要完成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持久，戰三四年也不定，五六年也不定，在這持久戰中，作戰計畫，爲出奇制勝起見，應當變化無窮。就六月底至九月底來說，因爲省港罷工的緣故，給香港帝國主義者經濟上一大打擊，使他經濟侵畧的進行，受一大頓挫，同時因爲切斷香港廣州間交通的緣故，使一般帝國主義的走狗，失了奔走穿插的作用，使廣州肅清反革命派的工作，不受牽掣，這幾個月的作戰計畫，我們敢斷言已經得了勝利。從九月底起，我們便已變更了作戰計畫了，我們派外交代表團北上，使他們於經過上海九江漳口的時候，都發起外交代表團，將五月三十日以來各處慘殺案發生地人民的要求，攏合在一起，更在北京發起各省外交代表團，將全國人民對於

外交的主張，攙合在一起，使國民革命運動的勢力範圍日趨擴大，同時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託於這個外交代表團，做成一個統一的運動，打破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各個擊破的陰謀，這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既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及沙基慘殺案的賠償要求，付託於外交代表團，同時由省港罷工團體，將復工條件，自動的提了出來，帝國主義者若是答應呢，省港工人團體，便得了確實的進步，若是不答應，帝國主義者之忍心害理，益發暴露無餘。在彼為情見勢絀，在我為進退裕如，這也可說是援助省港罷工團體方法的一個進步。我們對於帝國主義者，抱住了一定的目的，同時應用各種適宜的作戰計畫。那最後的勝利，便有把握了。我們明白了以上兩件事的步驟和方法，便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助革命軍掃平東江餘孽，因為這是統一廣東的關鍵，也是統一中國的初步。同時還應該下一決心，以全力幫省港罷工團體務要完全達到所提出的復工條件，因為這不僅省港罷工工人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勝利，是國民革命對於帝國主義的勝利。

廣東人民聽者！帝國主義的勢力多減削一分，國民革命的勢力便多增進一分。有覺悟的國民一齊起來，鞏固國民革命的根據地，擴大國民革命的運動！

什麼是反革命

有人問我道：「近來『反革命』三字，與滿洲末造『保皇黨』三字，成爲一樣惡劣的名詞，究竟什麼是反革命？」

我答他道：「凡是不肯反對帝國主義的，和不肯提倡農工運動的，都是反革命。」我這話，理論的根據，全在總理遺囑。總理遺囑說，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幾句，將革命之目的及其方法，說得周密無遺。

什麼是民衆？固然是全民。然占民衆之大多數的，是不是農民，是不是工人？除却農民工人，便是除却大多數民衆，全字從何說起？由此可見，所謂「喚起民衆」有十之七八是是倡農工運動的意義。

有人說道：「我並不是忘却提倡農工運動，我只是勸資本對於工人要仁愛，勸地主對於農民要仁愛。」哼！恕我說一句刻薄話，這和封建時代盼望「真命天子」「天王聖明」的思想有什麼分別？何不把大學的「爲人君止於仁」，改爲資本家止於仁，爲地主止於仁

呢？

然則我所謂提倡農工運動，是不是只知道農工，忘却了其他民衆呢？我可以明白的答覆道，我並沒有忘却，只是我對於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不提倡他求人仁愛待人仁愛，却提倡他能使人不敢以不仁愛待他，換一句話說，便是他有權力來維持道德。

說到這裏，我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大多數可憐的農民工人受人壓迫的情景而不起來他解除壓迫的，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有人說道：「農工運動，我本來是贊成的，只是現在的農工運動，太過幼稚，有許多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所以我不能贊成」。這些話，只可算是廢話，農工運動裏頭，如何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只要日加努力，組織工夫做得好，宣傳工夫做得好，那些不良分子，自然漸漸淘汰，還有什麼值得搖頭歎氣的呢？而且人類一切運動中，有誰能說沒有不良分子夾雜在裏頭，何獨農工爲然。以此藉口，來反對農工運動，我沒有別的話說，只說他是反革命。

以上把民衆二字，解釋清楚了，至於帝國主義四字，可以不用詳細解釋，簡括一句話，凡是不以平等待我的國家，便是帝國主義。所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是廢除不平

等條約。一切帝國主義者，如政客軍人商家等等，不用說，至於傳教士教育家，向着我們往往開口便說「博愛」我們可以問他道，「既不公平，何云博愛」？向來祇是兄弟朋友間，有所謂博愛，因為他們是不平等，至於主人之於奴隸，便祇有所謂恩惠，無所謂博愛的。

說到這裏，我又可以下一句斷語道：「凡是看見不以平等待我的國家，而猶以為不必抵抗者，便是不仁愛，便是反革命」。

反對帝國主義，與提倡農工運動，雖是兩件事，實是一件事。凡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人，必然與農工運動結合一致，謀農工的解放，即以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謀國家及民族的解放，即以謀農工的解放。反之，凡獻媚於帝國主義的人，必然厭惡農工運動，甚至藉帝國主義的勢力，以踐踏農工，他的目的，無非欲將農工有限的脂膏血汗恣意揮霍，以縱他無限的奢侈欲望，所以中國國民，現在祇有兩條路：一是革命；一是反革命。

左向週刊序

左右派之名稱，起于國會。蓋國會之內，政黨林立，議員據席而坐，大抵稱激烈者稱向左，稱溫和者稱向右，由是有左右派之名稱，實則激烈與溫和之代名詞而已。

準斯以言，則左右派之分，由于其黨之性質而定；然一黨之內，亦有所謂左右派，蓋亦觀其激烈溫和之程度而定其名稱耳。

然若從革命者之眼光而觀察，則所謂激烈與溫和，特一含混之名詞，其內容未嘗確定。例如對於某問題為激烈，同時或對於某問題為溫和，則左右之名稱，均未得其當矣。故在革命者之用語，則革命者為左派，不革命者為右派。至于反革命者，謂之右派，未免過寬，毋亦蘊藉其詞耳。

革命之需要，由于時代與環境而益呈露，在中國今日，凡努力于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及努力于農工運動者，謂之革命派，反之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而摧殘農工運動者，謂之反革命派，此兩派勢力，在各種社會中為不斷的明爭暗鬥；革命派勝，則中國能自由平等；反革命派勝，則中國不免于國亡種滅。

漢周勃令于軍中曰：「爲劉氏者左袒，爲占氏者右袒」。軍中人皆左袒，占氏遂滅，劉氏復興。可見左右派之名詞，由來甚古，我今日號于衆曰，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者向左去，欲中國國亡種滅者向右去。嶺南大學學生諸君，有左向雜誌之發行，因述數語，以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一日

汪精衛謹序。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勸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〇五	三三	<p>同時利用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p> <p>……中國國民黨的進行……</p> <p>……那時代的形勢……</p> <p>……沈痛摯的演說……</p> <p>……目前唯一之意志……</p> <p>仍無如此</p> <p>自然和反革命的做一處</p> <p>君子道長</p> <p>對於一沒不度德……</p> <p>就理論來說</p> <p>所以年二三月間</p> <p>上海等處都照起來了</p> <p>便想到廖先生心創辦……</p> <p>總理</p> <p>當時中國共產黨曾和吳佩孚……</p> <p>乃最近北京之倒段……</p> <p>總理雖然資志以沒</p> <p>但陳炯明却反因此……</p> <p>是早已結定的了</p> <p>我們發現態自潮南經……</p> <p>謹概括陳述如下</p> <p>致於計劃之第二步</p> <p>創設這個學校</p> <p>國民黨能够得這……</p> <p>……在痛苦中發出微笑……</p> <p>……已死同學的生命……</p> <p>末了的時候</p> <p>忽然有一般同志</p>	<p>同時利用共產與反共產的口號……</p> <p>……中國國民黨的進行……</p> <p>……那時代的形勢……</p> <p>……沈痛摯的演說……</p> <p>……目前唯一之意志……</p> <p>仍然如此</p> <p>自然和反革命的在一處</p> <p>君子道長</p> <p>對於一般不度德……</p> <p>就理性來說</p> <p>所以去年二三月間</p> <p>上海等處都照起樣來了</p> <p>便想到廖先生盡心創辦……</p> <p>總理</p> <p>當時中國共產黨曾想和吳佩孚……</p> <p>及最近北京之倒段……</p> <p>總理雖然資志以沒</p> <p>但陳炯明却反因此……</p> <p>是早已結定的了</p> <p>我們發現態自湖南經……</p> <p>謹概括陳述如下</p> <p>至於計劃之第二步</p> <p>創設這個學校</p> <p>國民黨能够得這……</p> <p>……在痛苦中發出微笑……</p> <p>……已死同學的生命……</p> <p>末了的時候</p> <p>忽然有一般同志</p>
一〇九	一六	<p>……</p>	<p>……</p>
九九	〇二	<p>……</p>	<p>……</p>
九九	二二	<p>……</p>	<p>……</p>
同八	九三	<p>……</p>	<p>……</p>
同八	六六	<p>……</p>	<p>……</p>
同七	一四	<p>……</p>	<p>……</p>
同六	〇一	<p>……</p>	<p>……</p>
同六	八三	<p>……</p>	<p>……</p>
五五	一五	<p>……</p>	<p>……</p>
四四	二二	<p>……</p>	<p>……</p>
四四	四一	<p>……</p>	<p>……</p>
三二	一三	<p>……</p>	<p>……</p>
二二	〇六	<p>……</p>	<p>……</p>
二二	七三	<p>……</p>	<p>……</p>
二二	七三	<p>……</p>	<p>……</p>
一一	一〇	<p>……</p>	<p>……</p>
同	一〇	<p>……</p>	<p>……</p>

汪精衛先生講演集勸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〇六	二〇八	總理憤拋着掉 民族平等 ……共同奮鬥 那些沒有特殊階級……	總理憤拋着桌 謀民族平等 ……共同奮鬥 那些沒有特殊階級……
全上	一	主義中心分子 人八都想…… 他們由剝削多數……	主義的中心分子 人人都想…… 他們由剝削多數……
一〇七	二〇四	……英美帝國主的路 ……共同奮鬥 是總理清清楚楚看明白……	……英美帝國主義的路 ……共同奮鬥 是總理清清楚楚看明白……
全上	二	……不敢多問他……	……不敢多問他 應刪去
一一四	一三五	但是我們也不怕 所以我們不怕不覺悟的人民 才把鄧本股趕走了明呢	但是我們也不怕不覺悟的人民 才把鄧本股趕走了呢
一一五	一三五	我再強破說一句 ……可以配響籌安會	我再強硬說一句 ……可以配響籌安會……
全上	七	敵人便可袖著才 所得政權 併個你死我活	敵人便可袖着手 取得政權 併個你死我活
一二六	一〇八	還做一面老爺夢 若連工人算止 主義全民革命	還做一回老爺夢 若連工人算上 主張全民革命
全上	九	……環境裏裡頭…… 這樣的有條不綸 英美之於曹錕吳佩孚 為占氏者左袒 占氏遂滅	……環境裏裡頭…… 這樣的有條不紊 英美之於曹錕吳佩孚 為呂氏者左袒 呂氏遂滅
一三六	一〇〇		
一三八	一〇一		
一四〇	一〇三		
一五〇	一〇五		
全上	一〇六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出版

每冊定價毫洋二角

編纂者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政治部宣傳科

發行者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政治部宣傳科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7524B

3-2362

H 30972